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论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1937-1941)的  
集体记忆**

**——以范仕铜、吴天赐和颜其仁为口述访谈对象**

科目编号：ULSZ3078

学生姓名：侯莘怡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曾维龙 师

呈交日期：27/8/2015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	i
宣誓 .....	ii
摘要 .....	iii
致谢 .....	iv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研究主题 .....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 .....	2
第三节 研究动机 .....	3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4
第二章 方法与实践：口述历史与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的集体记忆 .....	6
第一节 口述历史的定义 .....	6
第二节 口述访谈对象选择——范仕铜、吴天赐、颜其仁 .....	8
第三节 口述访谈的步骤、程序和操作 .....	12
第四节 小结 .....	15
第三章 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的始末与灾难的形成 .....	16
第一节 麻坡抗日筹款的起源与发展 .....	16
第二节 筹款模范区的灾难 .....	21
第三节 小结 .....	25
第四章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的“间谍”与“汉奸” .....	27
第一节 麻坡抗日战争前夕的谍报活动 .....	27
第二节 抗日期间的“汉奸”角色和故事 .....	30
第三节 小结 .....	32
第五章 总结 .....	33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33
第二节 研究限制与未来的研究建议 .....	34
参考书目 .....	37
书籍 .....	37
报刊 .....	37

网页 .....	38
附录 .....	39
附录（一）受访同意书.....	39
附录（二）编码 001——范仕铜访谈逐字稿.....	41
附录（三）编码 002——吴天赐访谈逐字稿.....	62
附录（四）编码 003——颜其仁访谈逐字稿.....	90
附录（五）照片 .....	121

## 题目

# 论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1937-1941) 的集体记忆

——以范仕铜、吴天赐和颜其仁为口述访谈对象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12ALB06445

日期： 27/8/2015

## 摘要

麻坡是属于柔佛的一个城市，在1937-1941年抗日筹款期间，获得模范筹款区的美称，但也因此为爱国人士招来祸端。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透过口述历史的方法，可以确切理解关于当时所发生的事。

此次方式以发掘过去记忆为主要目的，探讨三人之间的不同背景，所收集到的集体记忆。研究对象为范仕铜、吴天赐和颜其仁三人。另外研究口述历史的运用实践，是否能在不同背景的三人下使用，并研究其可行性，是否会出现问题和矛盾。

论文一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中的第一节将研究主题，第二节则是研究动机，最后是探讨研究方法和对象。第二章谈论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收集麻坡筹款模范区相关的资料。这一章一共有四节。当中将会以访谈内容作为例子加以叙述论证，最后将以本章的总概括作为结束，例如口述历史是否发挥其研究作用。

第三章结合现有的文献和范仕铜、吴天赐和颜其仁三人的口述访谈来叙述麻坡成为筹款模范区的背景，略述麻坡抗日筹款的起始与发展。接着说明筹款的过程，也就是促发筹款事件和一些华侨的后续反应，最后才分析麻坡成为筹款模范区和所引发的灾难。第四章将以受访者的口述访谈为主，藉以梳理出三位访谈者所诉说的异同点。在个别访谈者口中，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细节，也因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所记得的会有所偏差。

最后在结论将会总结经过论证过程后所得到的结果、难题以及解决方案。并在研究发现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特别是对改善研究方法的建议。

## 致谢

论文的顺利完成，需要感谢不少人。首先先要感谢论文指导老师——曾维龙老师。在论文书写过程给予帮助，列出不少有帮助的书籍列表，另外还对论文给予指点。口述历史的应用方式，还是透过老师的教导与介绍，才理解研究除了依靠史料，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运用。

另外，还要感谢愿意接受访问的受访者们，尤其颜其仁先生，吴天赐先生和范仕铜先生。他们愿意抽出时间接受访问且分享一些久远的记忆，对于此份论文特别重要，也让论文能顺利完成。

感谢郑昭贤前辈的帮助，对论文功不可没。郑前辈提供不少方向及书籍参考以便完成论文，并且让资料更为充足。

另外还要感谢实习期间遇到的记者前辈们——福来、美娇、永财、文元等等。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和书籍让论文能进行得更顺利，另外还有介绍受访人也是前辈们的大功之一，对此致以万份谢意。

谢谢朋友刘詠亭、邱加颖和余思敏的支持，在压力颇大的情况下给予鼓励。另外还花时间帮忙检查论文，还不时给予适当的建议。

最后，还要感谢一直以来不停支持的家人。家人的默默在精神上的关怀，和在交通与经济上的支持对完成论文是很大的助力。

对此，很万幸能得到那麽多的协助和支持，希望能做到最好。再次感谢所有人，致上万二分的谢意！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主题

论文的目的主要是透过受访者来了解麻坡市区被封为筹款模范区的集体记忆。为了从不一样的视角来了解当时的前后发展，将访问经历不同的人，来得到不同的记录。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这三年零八个月是马来亚史上被日军侵占的时期。当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短短两个月裡面取得无数胜利，并以4万8千的士兵打败了英殖民政府，继而取代统治马来亚，带来了无数的磨难和恐怖回忆<sup>1</sup>。日军侵入后，尤其针对华侨的刁难更加的变本加厉。他们因为中日战争而迁怒于马来亚华侨，更因为马来亚华侨曾无数次筹款资金寄回中国帮助抗日，所以日本人抵达马来亚时，对华人非常严苛残暴。

这些华侨，就是指早期从中国出发，因战乱或穷困而开始到其他国家发展或谋生的人。中国抗日时，这些有着故国情怀的海外华人想办法将筹款资金协助寄回祖国抗日。马来亚华侨也不例外，筹备许多的筹款项目，各地方会馆商会等人还合作组建了各项筹赈会来协助中国抗日。

当然麻坡在准备抗日筹款也尽了很大的一份力。积极的麻坡华侨，让筹款活动越发增多，慢慢推上高峰。从会馆内部的筹款，直到全麻坡各地区，所有华侨都集体参与筹款。

---

<sup>1</sup>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页77。



后来麻坡在武汉合唱团来筹款时，获得了‘筹赈模范区’的称号，也有人认为麻坡华侨的爱国行为算是全国第一<sup>2</sup>。但是也因为如此，麻坡在日军占领期间进行大肃清<sup>3</sup>时，几乎所有侨领<sup>4</sup>被捕，家中大小也因参与过筹款行动受到牵连。

现今社会的年轻人大部分已经不知道日本残忍屠杀的真相，更何况只是麻坡这个小地方的历史。所以想藉由这份论文把当时的一些细节找出来，并希望能从访问前辈来得到一些遗落的记忆，能更理解当时的事件。

## 第二节 前人研究

口述历史访谈中的不足，都需借由文献作为补充，包括前人研究。前后两者的整理都是费时费力的工作，需要用心收集整理。

首先《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由庄惠泉上校，许云樵教授整理。当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文章和内容。范围涵盖非常大。星马于抗日那段时期所登载的文章或重要人士所写的文章都整理在内。一些小地方的新闻或文章只占一小部分，书里的文章大多是新加坡与马来亚全国的文章。

前人研究当中，《麻坡华侨义烈史》是一本重要的文献，受访者尤其颜其仁都极力推荐须参考这一本书。这是一本集合麻坡二战的文章和人物志的文献。当中除了有记录当时筹款和大屠杀的情况外，还列出烈士的名单，可惜因为是

---

<sup>2</sup>吴志超：《日本的侵略战争与我-一个老报人的回忆录》，页 163。

<sup>3</sup>日军对当时的爱国华侨进行捕捉与杀害，清点爱国华侨的举动，且杀鸡儆猴的举动。

<sup>4</sup>华侨领袖。

四处收录不同人所记载的人物志等，所以会有缺少部分内容或良莠不齐的情况出现。

另外就是郑昭贤前辈主编的《中化历史长河》，当中收录了许多他的研究成果。他是一位对麻坡二战时期非常了解的人，手上还有许多的资料。收录在这书籍的文章都是他精挑细选的，比较其前一本文献，这本的资料更为周全。

另外一本书名为《走过日据-121 幸存者的泣血记忆》，编者是萧依钊。此书籍内容访问了 121 位来自不同州属和地区的二战幸存者，其中麻坡的受访者中有一位是此次的受访者，也就是颜其仁。这书籍适合拿来参考和补充口述历史访谈所缺少的资料。

结合口述访谈和参考文献后，论述出的内容将更为完整。两者可以互补，前者可以补充文献较少的问题，后者可以补充口述历史的局限。

### **第三节 研究动机**

虽然麻坡得到了筹款模范区称号，但是却并没有留下许多资料，有人认为是因为核心人物都遭到杀害，重要资料都被焚毁。但是不可否认麻坡确实是筹款模范区的这个事实，当时也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导致许多华侨被杀害。

前人研究的资料大多属于大范围的概述，较少处理个人经验的细节。《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一般都是从大范围去研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抗日活动。其他三份前人研究，都有提到关于麻坡筹款模范区的事迹，但是其实个人经验较少。

透过这份论文，整理出不同人口中访问的个体记忆，并寻找当中的集体记忆。透过这个方式，将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的相关集体记忆整理出来。并验证口述历史的可行性。

另外，随着时间的流逝，拥有麻坡二战记忆的老前辈也逐渐老去。口述历史对象数量会随着时间减少，因此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机会前去访问前辈们。

此论文将结合口述历史的运用和参考文献，来研究麻坡二战前筹款事件和其对人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等细节。透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访问几位曾经历过二战的前辈，藉此来了解他们当时的生活与苦难，甚至一些没有记载在历史课本或文献的细节。另外也会访问一些虽然没经历过，但是曾从其他人方面继承记忆的前辈，来完善一些集体记忆的空白。

论文研究目的就是希望能藉由口述历史，来了解麻坡成为筹款模范区的过程。希望藉由这篇论文可以让人们理解到那较少为人知的麻坡模范筹款区和后来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此论文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种，就是参考文献和口述历史的方式。首先采用文献为基础，另透过口述访问的方式收集资料来辅助进行论述。参考文献将会收集整理，并且分析出需要的内容重点。

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和有声音的历史，透过人们的回忆和生活经历以口头说出来的记录。口述历史在近几年受到不少的瞩目，尤其是在地方研究方面。因为地方上可能有些原因或事故导致文字记载无法被保存下来，最后研究者就选择採用口述历史方式。

在收集资料时，发现麻坡筹款模范区的文献不足，例如一些生活在当时的人所做的事和发生的事等。专注于麻坡筹款模范区研究的人不多，大多数都只是专注在全马来西亚的研究，所以造成地方研究历史出现一个缺口。所以如今决定靠口述访问方式来收集一些可能遗漏的记忆和细节，来补充那些资料。

另外还会用口述历史理论书籍来和访谈结合论证文章。再者会将两者组合起来整理分析出受访者的集体记忆。最后列出一些书籍上所较没记录的细节来研究讨论。结语部分将总结口述历史方式的运用在考证历史事件时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另外还有总结一些当时的集体与个别记忆。

至于研究对象则是主要首选曾经在二战时期生活在麻坡地带的人们，再者由于经历过的人大多早已年老逝世，所以可能选择一些曾经听过祖辈父辈等经历的人来进行采访。论文将会根据不同采访对象的访谈，整理出集体记忆。

## 第二章 方法与amp;实践：口述历史与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的集体记忆

### 第一节 口述历史的定义

麻坡在为了抗日筹款且成为筹赈模范区的时期，所留下的记录史料并不多。在1942年日军进军马来亚，且杀害侨领后，一些存有史料的人们不敢把文献存于自身便丢弃或烧毁。所以这时候，史料的缺少让口述历史的运用显得重要。

口述历史是通过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的互相对话访谈，并且将其记录的一种研究方式。现今大多采用录音访谈的方式，来得到受访者的记忆或经验。从古时候开始，许多传承都采用口述方式，尤其在文字还没出现之前，古老的记忆传承都采取口传，所以可见口述历史的雏形早已存在。

文字出现后，许多历史学家开始使用口述历史来收集资料写成回忆录等文本。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史学界开始重视史料多于口述历史，但是在他们忽视口述历史的同时也是其他学科行业开始重视口述历史的时候。

一九四八年，有位从新闻界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Alle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第一座现代的口述历史档案馆。后来在加州开始陆续有大学跟风成立口述历史档案馆，直到后来口述历史成为了建立总统档案资料的标准做法。一九六七年，‘口述历史协会’成立。一九八七年成立了‘国际口述

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从各个档案馆和协会的成立发展可以看出世界各地对于口述历史的重视度越来越高<sup>5</sup>。

以往在口述历史出现之前，一般研究历史只能从出土文物或者遗留下来的史料上研究。但是口述历史出现后，带给史学家们一个新的研究方式。从口述历史为出发点研究，也可以了解更多史料文献所无法得知的历史细节。因为一般历史只是记载一些高层的生活，或政治的事件，小民众的社会现象反而记载得不多。这也延伸了新的研究理念，一般历史研究是‘自上而下’的研究，也就是从统治阶层开始记载，但是口述历史多用在平民阶层，也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新理念。由于涉及社会生活较多，所研究也是人们较为熟悉的范围，所以口述历史研究也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sup>6</sup>。

在收集麻坡筹款的资料时，口述历史体现了其价值。虽然文献有些许记录，但是一些个人的经历细节并没有记载。若想了解一些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所遇到的事，或者他们亲眼所看到的事物，就必须与他们进行一对一访谈。

除此之外，还可以透过口述历史来与文献记载做对比，查看是否有矛盾，可以适时补充一些文献缺少的细节。口述历史的价值，在曾经历过二战时期的人越加老去时，显得更为重要。

由此可见，口述历史的研究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不可否认其价值确实不下于文献史料。许多学者也开始用口述历史来理解研究个人的生活背景、情感记忆、集体记忆和社区历史。

---

<sup>5</sup>唐诺·里齐：《大家一起来做口述历史》，页 39-40。

<sup>6</sup>参考自 2015 年 6 月 17 日，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

网站为：<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458.html>，浏览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

## 第二节 口述访谈对象选择——范仕铜、吴天赐、颜其仁

此次三位受访者都是二战幸存者，能借由他们的不同经历和对时局的了解，理解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看法和记忆。

访谈对象的选择，有几个基本条件，首先需要年纪七十八岁以上，因为这个年纪的人或许才有当时的记忆。例如有些七十多岁的老前辈一般在当时还只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孩，没有对当时的记忆。而八十多岁的受访者尤其颜其仁和范仕铜在当时已是十多岁左右，对当时的记忆还略有保留。

另外还需在访谈前确认受访者精神状态正常，记忆不会模糊不清，或完全对于当时的事件毫无印象。在开始访谈前致电询问受访者的意愿及是否保有当时的记忆，做一个事前确认。

最后确认三位受访者的生活背景，不同的背景或许会影响个人对当时事件的记忆。

范仕铜已八十八高龄，是广东大浦人。在前去采访时，如此高龄的前辈还很精神在收拾草药。他出生于居銮，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太太。他于两岁时与异母兄长回到中国，在祖母脚下承欢膝下，八岁时才再次与其亲人回归马来亚。他的母亲与父亲在早期的时候曾经做过小生意。

后来战后直到他父亲逝世，父亲的好友就介绍他到中药店去当学徒。范老先生回忆时说那家店一个老板一个伙计，而且还遇到紧急发令时期，印象深刻。范老先生直到如今还与儿子一起经营一家中药店，勤奋处理药材。

询问及范老先生的学历，他说自己是高小毕业，本来透过一位认识的校长介绍，已成功获得批准入学。但是可惜当时日军侵入，他中断了学业，与家人四处逃命。靠帮人看管橡胶园和除草度过当时的日军侵入时期。范仕铜知道筹款活动的事迹且当时喜欢收集相关物品如歌谱，他对筹款有些许记忆。

而且他还举出自己差一点变成日军枪下亡魂的一次经历。当时他正在搭巴士，穿白色上衣，那时候日军上来突击检查，怀疑他是马共，差一点就捉走了他。他当时庆幸说有个日本亲戚帮他做担保，不然恐怕他就在劫难逃。

除了广东话，在访谈中他还会说一些福建、马来语等。他是一位非常健谈的老先生，可惜他说自己距离当时已有七十多年，所以记忆不是很深刻。<sup>7</sup>

第二位受访者吴天赐先生是一位非常侃侃而谈的人。他今年已达 80 岁高龄，但还是活跃于许多社团。

他在漳泉公会，担任第一副主席。另外还有一些是如麻坡启智书报社的社长和柔佛太极总会的副会长。除了这些，他还担任许多社团的要职，非常活跃。

吴老先生教育程度是高中程度。小学就读于中化小学，中学就进入圣安德鲁中学。后来他也很勤劳，继续到夜校进修，最后成功考到了高中毕业离校文凭。如今他还每天看报纸看书，不放弃学习新知识。

他在毕业后就投入了职场。闯荡过不同的行业，也做过老师。直到 1970 年，他开设了自己的会计公司。他在职场拼搏，直到六、七年差不多七十五岁时，他才正式退休。即使退休后他也闲不下来，经常参与一些社会工作例如对教育、慈善等。

---

<sup>7</sup> 范仕铜，编码 001，2015 年 6 月 3 日。



除此之外，他还很光荣说其自己的五个孩子，四个孙子。他觉得自己一生最骄傲的就是这群孩子们，都是从国外大学毕业，且对他们两夫妻孝顺。如今生活过得很愉快，精神也很好。

他家人并没有正式加入筹款活动，但是只要是华侨都多少会捐款，对于一些事件还有印象。但是他说自己以前的店屋被日本人炸毁了，直到日本投降后，他们才有机会重修。当时日军一来，他说父母就带着他逃难，四处躲藏。对于当时的印象，他只说当时的人们生活都很苦。

尤其是日本兵的到来，让他们当时的生活有许多的不便。例如见到日本兵还要鞠躬敬意。如今年老的他，当询问起是否对当年的事还怀有怨时，他平静地说，其实还好，那么多年了。更何况当年的他家人财务都没有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店被日军的战斗机炸掉。

他自身拥有清晰的思维，且对当时的筹款活动有一定的了解。另外他指出自己父亲是漳泉公会创办人之一，曾帮助办筹款活动，漳泉公会是日军捕捉筹款侨领的地点。<sup>8</sup>

第三位受访者颜其仁是一位面带笑容的老先生，充满了书卷味，说话时轻声细语。

今年他步入八十七岁，华人岁数是算八十八岁。颜老先生在 1941 年时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念初中一，就在考试前一夜，日本轰炸新加坡军港。他的父亲颜迺华在他考了一张卷后，将他从新加坡带回麻坡。后来父亲被捉走后，他就和家人住进了橡胶园，住了三年八个月。

---

<sup>8</sup> 吴天赐，编码 002，2015 年 7 月 27 日。

直到日本投降，1945年小学复办，1946年中学也复办。当时他们就跟中化中学当时的校长，陈人浩校长商量直接试读初中三。初中结束后，1947年，他就到英校就读，读了三年毕业。毕业后他还想拿一张华校的文凭，所以就到槟城的钟灵学校就读。但是后来因为政府的抽兵服役，导致许多人害怕中选离开了钟灵学校，颜其仁也是其中一位。

后来他因为曾就读英校三年，直接到有空缺的中化小学当英语老师，开始了职业生涯。在其间他还参加了师训，成为合格教师。后来政府分开国民型学校和私立学校，导致许多教师职位有变动，颜老先生后来就转到了英校教学。

他的父亲颜迺华，是当时麻坡筹赈会的七个常委之一。协助办了不少筹款活动，取得不凡成绩。但也因此日本进军时，就借机捉走了他父亲，将其囚禁、拷问和杀害。颜老先生说自己三年八个月其实都住在橡胶园，但是这一段时间的记忆却十分深刻。

因为当时的受害者众多，若不是运气使然，他和家人差一点也失去性命。所以当年因筹款的事，把所有核心人物及其家眷都逮捕杀害后，所幸他与家人得以逃生。而当时家中唯一的受害者，是筹赈会核心人物，也就是他的父亲，颜迺华。

颜其仁战前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求学，在校时校方也鼓励学生捐款，他对其印象深刻。他的父亲颜迺华则是当时筹款活动核心委员之一，也是因此遭杀害

的人物之一。因为这层关系，颜其仁无论是对筹款还是其引起的灾难记忆非常深刻。<sup>9</sup>

这三位受访者的共同点都是出生于马来亚的第一代华侨。三位的父母都是中国籍，他们则是出生或生活于麻坡，期间或许曾回中国，例如范仕铜曾在两岁回去中国，八岁才归来麻坡。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处于非生长在中国，但是却对中国保有祖国情怀，他们当时的感受与一般中国人或马来亚土生土长的华人或许有不一样之处。

### 第三节 口述访谈的步骤、程序和操作

论文将叙述麻坡爱国筹款运动，及后期的影响。由于当时日本军烧毁许多史料，也因为当时社会动乱，极少资料记录流传下来，所以希望藉由口述历史能把一些曾经活在当时的前辈的记忆引导且记录下来。

访谈过程也将验证口述历史是否适用于个别不同的人。这次访谈的范围内容将环绕在受访者于筹款模范区的记忆和经验，主要针对个别不同生活经历来进行访谈。

访谈对象确定后，需要进行几个准备。首先采访者需对口述历史有所理解，还要对所访谈的内容范围有基本的了解。也就是要熟悉既有的资料，包括即受访者的背景和事件背景资料，例如阅读前人研究。唐诺·里齐在《大家一起来做口述历史》裡指出准备好一切的事前研究是有必要的，他认为：

---

<sup>9</sup> 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访谈者对当事人和相关时间的主题知道得越多，便越容易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对访谈的进行自然有所帮助。<sup>10</sup>”

访谈正式开始前，访谈双方都必须达成共识并且访问者须取得受访者同意才能进行录音访谈。三位受访者都愿意签下了访谈同意书，同意让采访者录下访谈对话。

访谈一般不建议超过两个小时，因为容易疲惫失去专注力。例如受访者吴天赐和颜其仁明显在接近一个小时，就开始有些失去专注力和精力。他们对有些问题似乎无法马上做出反应。

访谈一开始，会先询问受访者的个人资料，为方便了解他们的背景，当中包括姓名、年龄、职业等等。接着可以进入正题如问对筹款有什么印象、当时几岁或在哪儿等等，最后才询问如当时确切发生了什麼一些的特性问题。

会先为访谈准备几个问题，大概顺序是从受访者背景先了解，然后会询问关于对于麻坡筹款的记忆。接着慢慢问一些相关的问题以做引导，例如围绕筹款区侨领被捕事件。

在访谈过程中，唐诺·里齐在《大家一起来做口述历史》裡指出：

“一个准备周全的访谈者会很快地感受到受访者的回答有不够完整的地方，必须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充分的讨论。<sup>11</sup>”

这就是指追踪性问题，例如问一些‘刚刚你说的那个，我没听过可否多谈些？’，仔细聆听受访者的话，保持警觉，在听到矛盾或新鲜事物时可问一些

---

<sup>10</sup>唐诺·里齐：《大家一起来做口述历史》，页 140。

<sup>11</sup>唐诺·里齐：《大家一起来做口述历史》，页 173。

追踪性问题。此次论文访谈中，就有不少是根据受访者回答的话加以补充的追踪性问题。例如在范仕铜的访谈中，他在较早的对话中提到了汉奸，所以留意到这个字眼才询问他，类似‘麻坡是有汉奸的啦？你刚刚有讲。’的追踪性问题<sup>12</sup>。另外还要留意受访者特意指出的重要地点，例如麻坡筹款时期武汉合唱团来借用的舞台，事后需要前往摄影做附录。

在结束录音前，都会询问受访者是否有什麼看法感想或还有什麼要补充的。结束访谈时不能马上关上录音机离开，应该留有一些缓冲时间段给受访者，和受访者说话，并感谢受访者愿意接受采访，告诉受访者此次的访谈有多麼重要，感谢他们的贡献。

访问结束后，将录音的口述资料转换成文字资料是最后一步。此次三份访谈都转换为逐字稿，就是逐字逐句转换成文字。这是以防万一遗漏了资料，也是诠释录音最好的方法。转换时期不能随意篡改受访者的对话，需要遵照录音机所录下的转换成文字，即使只是口气词，例如三位受访者的对话中，都会出现‘嗯、啊、呃’等等的口气词。

整理归纳口述历史的资料是为了求证资料的合理性，将其进行诠释，并分析其正当性。另从整理好的口述文字资料里归纳出集体记忆，和个别的矛盾点，以方便进行下一步分析。

逐字稿只是一种原始资料，还须参考其他史料或文献，将其考证并补充。尤其访谈中对于某些事件的日期模糊，就需要借助史料来做补充。例如几位受访者都曾经建议去找其他受访者补充资料或者参考一些文献和研究。所以口述

---

<sup>12</sup> 范仕铜，编码 001，2015 年 6 月 3 日。

历史和文献资料都是两者都不可缺的。因此，在做论述时，除了口述历史外，还会参考一些有记录当时资料的文献或书籍，以达到更准确的分析和诠释结果。

#### 第四节 小结

麻坡成为筹款模范区这一段历史，如今除了在文献上参考有限的资料外，难以寻找其他资料来源。但是口述历史为这个问题，给了一个解决方案。口述历史是利用录音访谈，记录下受访者的记忆和情感想法的搜集资料方式。

在选择口述访谈对象，一般都会参考所要理解的范围，第一选择为当事人或相关人士。所以此次选择的三位受访人，分别来自不同背景但活在同一个时代，且对麻坡模范筹款区和其灾难这一段时间记忆，有着或多或少的集体记忆。

虽然口述历史运用还是有其局限，但是不可否认它是除了研究史料之外的新方法，并可以藉此联系各个不同阶层人们的记忆。口述历史访谈所记录的是倖存者们的记忆，属于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此次的访谈花费了不少时间，但也成功得到不少珍贵的资料。理解口述历史的运用，可以得知其价值。通过口述历史可以得到受访者对麻坡模范筹款区的集体记忆，而文献作为补充与参考也是不可或缺的。得到且整理好资料后，就可以开始叙述麻坡模范筹款区的事迹，及受访者们的集体记忆。

## 第三章 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的始末与灾难的形成

### 第一节 麻坡抗日筹款的起源与发展

麻坡得到模范筹款区这个美称，是筹款活动的最高峰，也是武汉合唱团<sup>13</sup>到来之时。在这之前，要了解麻坡如何成为模范筹款区，就需要需要先厘清麻坡抗日筹款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

早期部分的中国人为寻找生计，分散南下，这些中国人都被称为海外华侨。这些海外华侨虽离开祖国去赚钱，但是还是对祖国的消息非常关心。抗日情绪的产生，是从日本从1915年时的《二十一条》开始<sup>14</sup>，接下来在越多事件的发生让抗日情绪越加提升。例如1919年的抗日运动<sup>15</sup>，1928年的济南惨案<sup>16</sup>，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sup>17</sup>及1937年至1941年的全面抗日救国运动。这些事件都逐渐加深国人对日本的痛恨。

在日本屡次侵占中国的举动下，除了中国华人，海外华侨也支持中国对抗日本的侵略，他们带着‘国之将亡，匹夫有责’的心态，积极支持中国抗日。这群华侨组织了南洋筹赈总会，筹款活动也是马来亚和新加坡史上最具规模的

---

<sup>13</sup> 武汉合唱团是一个在武汉组织的团体，目的是为爱国做出贡献，用歌舞鼓励人们参与抗日爱国，后来到星马地区筹款，取得不凡成绩。

<sup>14</sup> 《二十一条》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以威胁利诱的手段，经过五个月交涉，最终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些条款又被称为《民四条约》。

<sup>15</sup> 1919年5月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

<sup>16</sup>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竭力阻挠北伐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28年，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

<sup>17</sup> 九一八事变，又称浑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浑阳。

活动。吴天赐提到华侨到来赚钱时，中国人受到日本的压迫，麻坡也发起了赈灾也就是筹款运动<sup>18</sup>。

在七七事变<sup>19</sup>后的一周内，麻坡由永春会馆组织了一个‘救济祖国难民会’，当时出席的人有十多位麻华社精英，如郑文炳、颜迥华、郑友专、林太宗（郑文炳德女婿）等等。<sup>20</sup>在几天内筹款到叻币<sup>21</sup>一万元并寄回中国，这是麻坡的第一笔款项。

永春会馆的义举被刊登在星洲各个报馆后，其他的会馆、社团甚至小地区都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纷纷开始准备筹款运动。这一轮筹募到了十九万九千八百余元，而这一次的筹款活动又带动了马来亚其他属地如马六甲的筹款抗日风气<sup>22</sup>。

接着，于7月16日，在麻坡中华学校举办麻属华侨大会。7月19日成立了‘麻属华侨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这时候劝募救国公债的明令也到达麻坡。当时的公债被中国保证说会在战后归还本利，但是还是不少的人将公债重新献出或送与中国宗祠。这一次新一轮的筹款活动又成功了，总计获得六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五元。颜其仁就说那时候日本还没来，买这个公债一样可以代表买子弹来抗日<sup>23</sup>他自己家里也买了公债，直到后来他去中国，把公债套现后，捐给中国永春当地的学校。

---

<sup>18</sup> 吴天赐，编码 002，2015 年 7 月 27 日。

<sup>19</sup>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发生于 1937 年 7 月 7 日，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战事的起始。

<sup>20</sup> 郑昭贤，《中化历史长河》，页 165。

<sup>21</sup> 叻币（Straits Dollar）是马来亚，新加坡和文莱在英殖民地时期，由英殖民地政府所发行的货币。使用年限为 1826 至 1939 年。华人俗称“叻币”，因为在马来语中“石石叻”（Selat）为海峡的意思。1939 年，英殖民政府发行新货币马来亚元（Malayan Dollar）来取代叻币，但华人有时仍然沿用“叻币”来指称当地的货币。

<sup>22</sup> 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史编辑委员会，《麻坡华侨义烈史》，页 24。

<sup>23</sup> 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进入抗战第二年后，1938年11月12日，为了讨论长期筹募的办法，华侨集合召开全麻属筹赈代表大会。经过这次的大会后，当时的人都对中国的存亡更关心，所有人的爱国之心在此提升。这次开会后，委员会推出了普遍的常月捐，不管是富有的还是下层阶级的苦力，都每个月定期月捐。当时配发给所有参与月捐的华侨一枚徽章，若捐了就会打上一个印，随身携带，所以若有人没捐被发现后还会被轻视。<sup>24</sup>

范仕铜说当时年轻的他和伙伴都喜欢收集这些月捐徽章，这些徽章是他们的宝物，后来因为怕日军搜到会杀，就全扔了，如今他觉得很后悔，因为他认为那是很珍贵的东西<sup>25</sup>。

颜其仁对月捐徽章的印象是，当时的华侨每个人都有一个徽章，每个月有交月捐，就打上一个交字。十二个月，每个月交一次就会打上一个交字。而且每个人都常挂着徽章。徽章如果没有交字，就知道那个人没有捐钱。所以他说每个人一定要捐钱，数目多或少都要捐。<sup>26</sup> 通过两人的记忆，可以结论说月捐是实际存在且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他还指出日本南进的时候，当时全部的华侨都有筹款。普通的人也有交月捐，学生是每天都交钱。老师会拿一个香烟筒在上面开一个洞，每天在班上一行一行去给学生捐钱。<sup>27</sup> 学校也安排日捐，即使一人之一毛钱，学校也鼓励学生捐钱，收集好后才交给筹款委员会寄回中国。

---

<sup>24</sup>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史编辑委员会，《麻坡华侨义烈史》，页27。

<sup>25</sup>范仕铜，编码001，2015年6月3日。

<sup>26</sup>颜其仁，编码003，2015年7月28日。

<sup>27</sup>颜其仁，编码003，2015年7月28日。

除此之外，除了捐赠金钱，还有捐赠物品来支持中国抗日的活动。例如雨伞、衣服首饰，还有人组织表演筹款，将收入交给筹赈灾会寄回中国协助中国买枪弹抗日。捐款共分为几种，募捐、常月捐、土产捐、临时特别捐、报效捐、什货捐、献金、卖花卖物捐还有悔过捐这几种<sup>28</sup>。这在当时都是很平常的事。另外还常常会举办目的为筹款的表演，一切都进行得如火如荼。

常月捐就是定期的捐款，每个月收集。土产捐则是与当地种植的产物有关，例如黄梨、树胶和椰子。大致上是算种植几亩产量多少就捐多少钱，或卖出几车就捐几毛。临时特别捐则是临时义捐，雨鞋雨衣捐也算在内。报销捐是如自行组织表演来筹款，或从理发店和小贩等不计成本将收入捐出来的方法之一。什货捐是指杂货如盐、糖之类的，商人自动捐赠一角钱，积少成多。献金比较广，包括一切节日喜事丧事所筹到捐给筹赈会都算献金。卖花卖物捐是各个社团在特别纪念日如国庆或国耻日，筹备卖花筹款活动的名称。悔过捐则是指当有人做了违背爱国主义的事情时，例如买日货，就会被劝请主动捐献，以示悔过。<sup>29</sup>这些都是柔佛全区当时采用的筹款方法。

对于当时筹款的印象，范仕铜回忆说他记得武汉合唱团，是中国武汉组织的歌舞团，带着抗日的精神。之前来麻坡表演，由麻坡筹赈会准备，目的是救济中国。另外他还提出这次武汉合唱团来全星马表演，筹款项目最高峰的就是在麻坡。<sup>30</sup>

---

<sup>28</sup>庄惠泉上校，许云樵教授：《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页 76。

<sup>29</sup>庄惠泉上校，许云樵教授：《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页 76。

<sup>30</sup>范仕铜，编码 001，2015 年 6 月 3 日。

武汉合唱团由一群包括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和一群爱音乐的人，一起热情组建的合唱团。目的是为了鼓励民众抗敌救国。开始他们只是在中国重要城镇演出，后慢慢扩大团队，让团员增加至三十人。

后来在全面抗战时，武汉合唱团受邀到星马地区演唱，希望能为国家出一份力，筹款助抗日。李豪<sup>31</sup>在其写于1971年6月10日的文章，〈武汉合唱团创组的经过〉里认为，星马华侨当时对抗日歌曲的热爱和慷慨捐款的热潮，比士兵们在战场上的作战气概还要激烈。<sup>32</sup>

武汉合唱团并没有固定地点演出，都是由当地筹赈会自行安排演出。他们在结束新加坡的演出后，在1939年8月6日，开始前往马来亚进行演出。他们首先是先到柔佛各地演出十多日，然后才继续往上进行表演。在马来亚进行表演的这一年多，武汉合唱团共计筹到两百余万元。<sup>33</sup>

武汉合唱团来到麻坡表演，麻坡创下最高峰筹款数目。在这之前，武汉合唱团曾经在其他地区演唱，成绩不俗，但是麻坡人当时的爱国精神可算是盛况空前，在武汉合唱团还没进入麻坡之前，筹赈会就开始准备宣传活动，成功引起当时麻坡华侨的瞩目。当时武汉合唱团的表演地方三位受访者都统一说是在新民舞台。根据吴天赐所说新民舞台是一间电影院，武汉合唱团只是借用该电影院的地方表演，如今电影院被租出去，做电器买卖的地方<sup>34</sup>。

---

<sup>31</sup> 本为武汉合唱团团员，因故未去南洋的三人之一。

<sup>32</sup> 庄惠泉上校，许云樵教授：《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页 111。

<sup>33</sup> 庄惠泉上校，许云樵教授：《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页 112。

<sup>34</sup> 吴天赐，编码 002，2015年7月27日。

颜其仁说他记得武汉合唱团曾到麻坡一次，那时候表演项目大多是唱歌，到最后表演一出戏，他说记得那个戏的名字好象是‘梦的毁灭’<sup>35</sup>。另外，范仕铜还记得武汉合唱团，当时唱的歌剧题目是《松花江上》、《保家乡》、《枪口对外》，而且他还曾收集过武汉合唱团的曲谱。<sup>36</sup>

根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里记载，武汉合唱团南来筹赈，前往各州演唱。在柔佛各区演十多日，但是抵达麻坡时，引起热烈反应。在表演当日，有热心人士提倡除了门票当场献金，后有富侨即刻响应献上数千元，然后其他人陆续热烈献金。虽当晚只筹至两三万元，但是接下来陆续的筹款与其他各处的筹款整合起来，高达二十余万元。<sup>37</sup>

武汉合唱团正式驻扎演唱的一个星期，所得成绩高达国币数十万元。当时的创举除了再次影响全马的人民更加努力筹款以图破纪录之外，还被全马各报纸发文赞赏，广泛宣传，而麻坡也因此誉为‘筹赈模范区’。

## 第二节 筹款模范区的灾难

虽然麻坡成为筹款模范区固然让人感到光荣，但是日军的到来，让一切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吴天赐认为因为这个缘故，日本侵占马来西亚麻坡的时候，把这些所谓的爱国分子，全部清算，清算的时候，有些全家人被抓去被杀害。<sup>38</sup>

---

<sup>35</sup>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sup>36</sup>范仕铜，编码 001，2015 年 6 月 3 日。

<sup>37</sup>庄惠泉上校，许云樵教授：《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页 112。

<sup>38</sup>吴天赐，编码 002，2015 年 7 月 27 日。

在 1941 年新加坡被轰炸时，麻坡人虽担心，但是还不感到慌张。到了 1942 年 2 月 25 日，麻坡开始遭受敌军战机轰炸，才发现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日军步步逼近。27 日人们开始疏散避难。到 3 月 2 日麻坡正式落入日军手中<sup>39</sup>。当时领导柔麻救国筹赈的七个常委<sup>40</sup>和其他委员都早已疏散到各处。

当时颜迴华一家人包括受访者颜其仁都躲到玉射的橡胶园避难。他说他父亲本来到新加坡把正在求学的他接回来，发现情势不好，便举家搬到橡胶园避难，当时许多人都是避难到橡胶园或森林。<sup>41</sup>

只是后来日军侵占麻坡后，便利用马来警长游说华侨领袖回去开会，以讨论如何维持治安。当时或许也是借题发挥，想籍此机会捉拿模范筹赈区的麻坡侨领。而当时有人发现，日军军官手上竟有一张名单，写满侨领的名字，还画了几种符号<sup>42</sup>。

开会途中，日军军官就提出让侨领和其他委员们捐献金钱。当时的侨领们都忿忿不平，但又不可不捐，所以无可奈何之下，李天赐先写十元，然后郑文柄也写十元，其余的写上五元或三元不等。<sup>43</sup>但是颜其仁的口述却有些出入，也就是所写下的金钱数额不一。颜其仁提出郑文柄是写下二十五元，但是在李冰人所著〈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文章里所写，却是十元。两者之间的数额不一样，由于史料不足，无法证明哪一方是正确的。根据个人推论，记忆会受到影响，但是那个文章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日军投降后所著写，可信度感觉较高，所以采用李冰人的说法。

---

<sup>39</sup> 参考李冰人著：〈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檳城北斗日报》，1946年2月9日。

<sup>40</sup> 七个常委：张开川、李天赐、郑文柄、郑友专、颜迴华、林昭英、罗美东。

<sup>41</sup> 颜其仁，编码 003，2015年7月28日。

<sup>42</sup> 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史编辑委员会，《麻坡华侨义烈史》，页 18。

<sup>43</sup> 参考李冰人著：〈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檳城北斗日报》，1946年2月9日。

无论是写下十元或二十五元，还是触怒了日本军官，因为他认为这个数额相较起侨领捐给中国抗日的数额还是非常少。他认为这些爱国华侨可以捐献那么多的资金帮助中国抗日，如今却没有诚意拿出钱捐日本，想必也还是想抗日。所以借此机会把侨领捉拿，颜其仁的父亲颜迴华也在捉拿行列里面。

后来日军在3月3日继续捉拿第二批的常务<sup>44</sup>，当时让麻坡人受到极大的惊吓，担心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为了希望日本军让侨领们自由离开，所以举办了庆贺日军胜利的游行。后日军为安抚民心，第二日将第一天被捕的张开川和林照英释放出来。

范仕铜虽然也有这次灾难的集体记忆，但是似乎并不多。他只是提出自己所记得的，也就是麻坡当时的筹款是全马的最高峰。后来日本军来，筹赈会的七个领被日本军抓去，然后在巴力巴九山上被杀掉。七个人大约是一个罗伟东，一个郑文柄，其他的不太记得。他虽然记得有这件事，但是并无法详细描述，或许是因为并不是他的生活领域范围的事。<sup>45</sup>

身为受害人家属之一的颜其仁，却对此印象深刻。他曾说：

“日本管了以后，他就召集一些侨领，原来的侨领，原来的侨领前身都是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的人。那些人一直鼓励民众捐款，每个月交那个捐，那钱寄到中国买枪弹跟日本打。那么日本占领了这个马来西亚，就要对付这些筹赈会的那些人啊！麻坡的筹赈会，麻坡那时候是全马来亚出钱最多的，柔佛洲是马来亚第一大洲出钱最多的。柔佛洲里面麻坡是第一个，所

---

<sup>44</sup>郑明月、林太宗和罗文渔等人，都是参与筹款抗日的人员之一。

<sup>45</sup>范仕铜，编码 001，2015 年 6 月 3 日。

以麻坡叫做筹赈模范区。那日本来到麻坡，他就召集那些筹赈会的委员来开会。开会是在漳泉公会那边开，四马路那个漳泉公会。”<sup>46</sup>

他的父亲颜迺华就是筹赈会的一员，后来也因此次在漳泉公会开会被捉，最后被杀害。当中一些筹赈会的家眷也受到牵连，颜其仁指出他父亲被抓一个礼拜之后，日军又来抓这些家眷。

但是在3月6日大游行结束后，日军突然来了一场大检举，把许多老少都扣押在麻坡中华篮球场，而李冰人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同时他也被关押在治安会，不得与孩子、母亲沟通。另外当日日军还派了军队到侨领家中，想要捉拿侨领的家眷。根据颜其仁的访谈里说，当时军车已经在前头二马路捕捉了罗美东一家人，后来下一家本是他的家被捉拿。当时家中住了十多个人还有一些借住的亲戚，若被捕恐怕无一幸免。<sup>47</sup>而日军又是如何判断侨领的家，是根据一个布告。

根据颜其仁所说，日本军和侨领在开会的时候给每一个侨领一张布告，说这代表这一家是良民。其实这张纸的用意是说这是侨领的家眷，并非不是良民的意思。当时他们也不知道，只是以为写着良民的纸可以防止士兵前来吵闹，所以就贴在门上。但是后来日本军看见门上有那张纸的，就一家一家去抓。他们目的是抓拿家眷，很多全家被抓，有的甚至只是借住或租借那地方的，也无辜被抓去。日本军抓了这些家眷就带到去巴力峇九那一带，并枪毙他们。<sup>48</sup>

颜其仁家人当时也误以为是好事，把布告贴在门板上，后来因为幸运，日军先越过他的家往前面一家前进，所以家中大小才逃过一劫。当时军官的车刚好停在了同一排右边角落的郑文柄的房子，所以军车也随着停到郑文柄家，军

---

<sup>46</sup>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sup>47</sup>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sup>48</sup>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官车的后面。而颜其仁就趁这个时候和家人急忙从后巷逃出，才得以保住全家性命，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被捕了。

而隔天这些被捕的侨领的家眷和住客，都被带到巴力峇九的山上屠杀，血流成河，被捕的人无一幸免。而被捕的侨领则被严刑拷问，后在3月17日在新加兰路被杀害。根据〈麻坡漳泉侨贤烈殉难史篇〉里李冰人记载，根据麻坡华侨各籍男女殉难者总数统计，总计为五百七十五人。（）117

在这次的行动中，日军为了杀鸡儆猴，也为了杜绝人们的抗日思想，所以先对侨领下手。一方面相信也是因为麻坡筹款甚多，帮助中国抗日的原由，所以被日军强行迁怒，借机杀害。这也是因麻坡成为筹款模范区所遭遇的灾难。

### 第三节 小结

麻坡在当时为抗日做出了不少贡献。当地华侨当时的积极，也成功在武汉合唱团到来时筹款得到巨额款项。而麻坡的筹款模范区美称，也因此而来。虽以武汉合唱团来时为最高峰且被封为筹赈模范区，但是麻坡华侨在这之前的筹款活动成绩也非常亮眼。在一次又一次的筹赈活动成功下人们对于抗日筹款的热情越发提升，甚至于达到只要有人没参与筹募活动，都会被看不起的阶段。

所以可说，麻坡被封为筹赈模范区绝不是巧合也不是奇迹，之前无数次的筹款活动也为其铺下了道路，武汉合唱团的到来不过是一个契机，让麻坡华侨的爱国之心能更加得以发挥，遂得筹款模范区一美名。



但是随着筹款成功后的到来，却是血腥的灾难。在 1942 年日军侵占全马包括麻坡时，首先就借机捉拿了曾经积极参与筹款活动的人，尤其是侨领们。除了捉拿并杀害侨领，还将其全家大小屠杀，日军在当时的行径可谓十分猖狂。

但是麻坡成为筹款模范区的消息，是何以被在远方的日军所知，而日军手上还有侨领名单，肯定是有人将其交给日军的，根据三位受访者的集体记忆，这当中的原因恐怕是通过间谍和汉奸的通风报信。接下来将叙述受访者对于间谍与汉奸的集体记忆。

## 第四章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麻坡抗日筹款模范区的 “间谍”与“汉奸”

此章节会叙述受访者对间谍与汉奸的集体回忆。间谍与汉奸在日军侵占麻坡甚至全马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让日军在侵占过程畅通无阻。尤其后来日军在麻坡检举侨领时，拥有的侨领名单，可能来自间谍与汉奸的通风报信。这些关于间谍与汉奸的细节，是文献上较少记载的内容，所以将会主要以口述访谈为主体来谈论这两个人物的形象。

### 第一节 麻坡抗日战争前夕的谍报活动

根据三位受访人的集体记忆，那时候的间谍，也就是日本人乔装到麻坡行商，卖一些日常用品和布等，但是真正目的是刺探。

日本特务机关最早成立于 1898 年，后来在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到 1905 年时，其实日本特工已出没在法属印支和泰国。到世界第一次大战，日本试图渗透马来亚时，轻易与在泰国的特务取得联系。另外当时日本还是英国的盟友，所以获得允许使用檳城的海军设施。<sup>49</sup>

根据《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里对谍报的说法，认为间谍是多数是暂住在当地的日本人，表面从事正当行业，但是主要目的是刺探情报。收集的情报

---

<sup>49</sup>彼得·艾尔菲克，《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页 38。

种类包括商业，组织和个人的讯息，尤其是军事情报而且大多不是全职特工，只是在工作过程中例如经商时，收集情报。<sup>50</sup>

当时有大批日本渔船以新加坡为基地，经常到马来半岛各个港口活动，所以新加坡政治部相信这些渔船是在收集情报。这些一直在马来半岛活动的渔人，被称之为南海浪人。也属于间谍的一种。<sup>51</sup>

三位受访人对在马来亚的日本商人的看法，说法都十分统一。日本商人给他们的印象就是间谍。根据范仕铜所说这些商人是借机以行商名义，到处侦察地形，例如会到处侦查路线和地标。颜其仁则表示这些所谓日本间谍会到一些乡间去探查小路，所以日军进到麻坡根本不需要经过大路，他们对乡间小路的掌握说不定更好。吴天赐还提出除了路线之外，这些日本商人还会去探查华侨们的一举一动，得知筹款活动并汇报回日本。

另外，根据李冰人的一篇〈麻坡报国的一页血泪史〉里说，当时东京各报也刊登了麻坡筹赈和侨领们的消息<sup>52</sup>。这些日本地区报章的新闻，恐怕也是来自驻扎在麻坡的日本人的通风报信。

有了这些日本间谍的探查的功劳，日军在当时侵入新马时才宛若入无人之地，行走自如，路途十分顺畅。照吴天赐先生所说，他们透过间谍都知道麻坡的地形，所以要侵入麻坡是很快的，因为已经知道路通往哪里，哪里有桥甚至哪里有沟。<sup>53</sup>

另外还有资料显示麻坡当时所发现的日本间谍，叫做山崎氏。他在日军进入麻坡后，荣耀回归，得到宪兵的头衔。后来还有人前去拜访山崎，并与之结

---

<sup>50</sup> 彼得·艾尔菲克，《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页 39。

<sup>51</sup> 彼得·艾尔菲克，《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页 39。

<sup>52</sup> 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史编辑委员会：《麻坡华侨义烈史》，页 26。

<sup>53</sup> 吴天赐，编码 002，2015 年 7 月 27 日。

义。后来这个华侨投靠了山崎，并帮他做事，这些人也是下一节所讨论的汉奸之一。

根据当时三位受访者的回忆，这些伪装成商人的日本间谍，在麻坡到处都是。透过经营商店，可以与当地居民有互动，即使不是华侨，但是也是可以收集消息。照这说法来说，这些间谍要得到资讯也不是太难的事，混在人群中也比较容易探查得到华侨的一举一动。而且日本间谍已潜伏在马来亚许久，根基已深，日货在马来亚已是非常平常的日常物品。所以后来抗日时期，华侨对于这些日本商人的店与货物都十分抵制。

而根据颜其仁德说法，当时的华侨除了筹款抗日之外，还抵制日货，所以也禁止到日本商人处买东西，甚至于不能买日本产品。若被负责的纠察队发现，将会被罚款。以前他家里佣人就不小心买了一条日本鱼，而被罚款。<sup>54</sup>这或许也是之前曾经提过的悔过捐。

但是除了抵制日货的原因之外，禁止华侨到日本人所经营的商店，恐怕也是担心会有汉奸的出现。接下来将会叙述受访者对汉奸的集体记忆。所以只要发现有人买卖日货，接触日商，纠察队就会出现。温和点的做法是劝交悔过捐，但是有时候会引发暴力流血事件，例如割耳朵。吴天赐所说割汉奸耳朵可能是指这个敏感时期的行为<sup>55</sup>。

日本商人是间谍恐怕是当时所有华侨的想法，所以他们都会避免小心与日本人接触，因为担心被误会自己是间谍，也一方面因为厌恶日本人。

---

<sup>54</sup>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sup>55</sup>吴天赐，编码 002，2015 年 7 月 27 日。

## 第二节 抗日期间的“汉奸”角色和故事

汉奸是属于在二战时期投靠日本，并出卖其他的华侨的人。例如与间谍山崎结交的人，两人一个分别带有英雄主义留有东洋胡须的人，和另一个擅长以流利日语对话的女校长。两人并未秉持华侨本就不想与日本人有牵扯的想法，自行前去拜会山崎，并与之结拜。后来他们更与之同流合污，还深感光荣。

受访者们对于汉奸的统一认知和印象，是投靠日本人的华人或帮助日本人工作的华侨，而且他们认为这些汉奸就是害死自己同胞的帮凶之一。

针对日本抵达麻坡时，迅速掌握了侨领名单的疑问，吴天赐认为，有人投靠了日本人，才能让日本人那么迅速拥有许多侨领和家眷的名单，甚至一些只是参与筹款活动或者响应筹款活动的人的名单。<sup>56</sup>或许就如上述两人投靠山崎一样，不只是这两人，还有许多的汉奸选择了出卖同胞，来得到好处。

范仕铜在当时忙着逃难，并未多留意这些消息，也因为他的生活圈子离筹款区非常远，所以可能也不理解汉奸的细节。但是他还是有对汉奸基本的认知，还有对后期日本投降后，针对汉奸的公审事件的记忆<sup>57</sup>。

吴天赐认为这些汉奸应该是当地麻坡人，也是华侨。因为若不是，那个汉奸何以那么了解侨领的资料，还对其家眷人数如此了解。也因为这些出卖华侨的汉奸，令当时的许多的华侨被杀害<sup>58</sup>。

颜其仁在对话中提出自己父亲常常在嘴上谩骂三个人，但是不能确定他们是汉奸。根据他所说，三人中一位叫黄吉甫的人是当时的筹款委员之一，但是

---

<sup>56</sup>吴天赐，编码 002，2015 年 7 月 27 日。

<sup>57</sup>范仕铜，编码 001，2015 年 6 月 3 日。

<sup>58</sup>吴天赐，编码 002，2015 年 7 月 27 日。

听说附敌。在侨领被捉去后，这个人就当上了麻坡华侨协会的会长。后来日本投降他还逃到了新加坡不敢回到麻坡<sup>59</sup>。

根据颜其仁所说，汉奸的产生不外乎是日军所承诺的好处。一些不知廉耻的华侨出卖自己的同胞，为得到方便与好处，但也在最后得到非常不好的下场。日军投降后，汉奸被抗日军捉拿，在各处审判，称为公审。受访者三人都知道这公审，也在对话中提过<sup>60</sup>。

但是个别记忆开始有些不同，范仕铜未提及是否有参与，只是知道这个公审为何物。吴天赐在年少时，也曾经参与公审汉奸，跟着众人对汉奸下判决。根据他所描述，抗日军会问是否要给这个汉奸死，众人大声呼喊该死，后汉奸就被带去枪毙，但是据吴天赐所说，死法除了枪毙还有其他路割耳挖眼等。<sup>61</sup>

颜其仁德访谈补充了这个观点，他提出当时抗日军还有念出汉奸的罪行，但是他表示应该只是给予汉奸枪毙的死刑。颜其仁当时并未参与公审，他表示自己在外面把风，但是可以听到些许从审判处传来众人对汉奸下审判的声音。<sup>62</sup>

三位对汉奸的认知有一个集体记忆，也就是统一的认知，但是更深入的印象则是个别不同，这可能是源于记忆会受到环境影响，另外还有三位受访者的背景也对此有影响。例如范仕铜的背景较少接触筹款活动，所以所知道的并没其他两位如此之多。而吴天赐没有直接参与筹款活动，且年纪较小，所以有一些相关消息恐怕是听老一辈所说。而颜其仁则是因为其父亲亲自在他面前抱怨，他也对当时记忆深刻，所以才会记得这些记忆与名称。

---

<sup>59</sup>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sup>60</sup>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sup>61</sup>吴天赐，编码 002，2015 年 7 月 27 日。

<sup>62</sup>颜其仁，编码 003，2015 年 7 月 28 日。

### 第三节 小结

集体记忆是三位受访者的共同记忆，从他们的访谈中都可发现间谍与汉奸的出现。对这两种危害麻坡华侨的人，受访者们是知道他们的存在的。当中差别只是受访者所知道的记忆或多或少。

间谍是伪装商人的日本人，目的是为了探查路线和消息，当时就有个叫山崎的间谍，在日本来到后，风光受封为宪兵。另外，受访者对于间谍的印象都相去不远，而且三人的回忆也差不多。所以可说他们的集体记忆并未有任何矛盾，而且还很统一。

汉奸是投靠日本人或为日本人工作的华侨，所做之事都是出卖华侨同胞。所以其实受访者都对其感到羞耻及不高兴。范仕铜表示汉奸下场不好，语气中并没有惋惜。吴天赐则说很多人痛恨这些汉奸，他们害死很多人。颜其仁则表示无感，但是没对汉奸被处决一事避而不谈。

间谍与汉奸都是影响麻坡筹款模范区灾难发生的其中一个引火点，他们的通风报信害死了不少华侨，虽为他们自己谋来福利，但是最后下场却非常凄惨。

## 第五章 总结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这次的研究发现口述历史的运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当需要访问一些幸存者，甚至活在当时的民众都有其作用性。口述历史的运用虽有其弊端，但是在研究一些缺少文献，或者需要一些特殊的幸存者记忆的主题时，是不可少的。例如麻坡抗日筹款时期的集体记忆。

虽然三位研究对象的背景都不相同，甚至有人对于某些事件不太了解。不过对于一般比较大的事件都曾经听闻，例如麻坡成为筹款模范区，还有后来因为这件事侨领被杀害的事件，这些都属于口述历史的集体回忆。庆幸的是，研究内容并没出现太大偏差和矛盾，加上文献为佐证，可信度极高。

在做麻坡模范筹款区的研究时，史料比较起其他历史研究来看并不多，尤其曾经参与筹赈会的核心人物被杀害，家属也许多都无一幸免。

当时的麻坡华侨为了帮助祖国抗日，长期抵制日货和筹款。但是当中以筹款为最出名，筹款的名目也有许多，包括月捐还有一些合唱团。如武汉合唱团来到麻坡宣传时，全城的人无不欢迎。

当然当时所筹到的款项也非常之多，所以麻坡被封为‘模范筹赈区’，对于麻坡华侨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但也因为这个原因，麻坡被日本军盯上，后来的麻坡华侨许多被杀害，无不因为是被迁怒。



核心人物都因此被杀害，所残留的文献也所剩不多，大多被烧毁或丢弃，所以麻坡的文献资料不多。在此看来，口述历史就显出其重要性。而此次所选受访者也很适合，让论文的资料更加充足。

另外根据背景的不同，还会影响口述访谈的内容深浅。例如颜其仁的父亲是筹委会的委员之一，所以他较有机会认识筹款事件，也因此对其的记忆较多。结论发现受访者的生活背景，对口述记忆会有所影响。

## **第二节研究限制与未来的研究建议**

这次论文不足之处是采访的人数不够，若能采访更多的人，就能让集体记忆有更多的补充。所以建议进行此类研究的人有机会需多采访他人。采访人数的不够，限制了内容的补充。

在做口述历史时，因为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一般都会与年纪较大的民众进行访谈。但是也因此会有不少突发状况，例如有些受访者因年纪过于大不方便接受采访，或有的早已逝世无从询问。所以希望往后若有想继续研究之人，切记要趁老前辈们还方便前去约访，约定时间在近期内，不能约太久远的时间，怕临时出现状况。

另外还有一些由于时代太过于久远，所以受访者有些事情已经不太记得了，无法给出正确答复，略显可惜。所以在有些受访者的访谈内容会有一些他们自己说不记得的时候。例如范仕铜说自己距离当时的回忆已有七十多年，很多事已记不清。

另外此次准备功夫也略显不足。应在访谈前事先充足理解所要询问的题材背景，这样才可在访谈期间刺激受访者的记忆，让他加以叙述一些锁在记忆深处的细节。建议采访者切记准备功夫要做足，以防临访谈时难以继续话题。

最后，这次论文还有其不足的地方就是出现矛盾之处，就是关于郑文柄写下给日军的金额差别。在此建议对于不确定的或出现矛盾的资料，需要多次查证史料文献或再次访问受访者以求证。另外还可多访问其他受访者，来借此达到收集资料的目的。

口述历史的运用可以补充文献的不足，但也有其弊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主观的现象，这是由于受访者或许会因情感选择或改变记忆，对同一个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记忆或看法。但是此弊端难以避免，因为受访者所述说的是个人的记忆，而记忆是由情感所影响的，所以完全客观的记忆基本是不可能的。

第二就是由于有些记忆太过于久远，会出现偏差现象，例如这次受访者年纪都八十岁或以上，方式时会表示自己不太记得当时的回忆，对于事件的准确日期也可能没办法指出。

第三个问题就是必须面对突发状况，如受访者的骤然逝世或生病。此次访谈本欲约一位老前辈，可惜突然得到前辈入院的消息，所以失去访谈的机会。还有一些情况是受访者临时有事，无法接受访谈也是例子之一。

有时候记忆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产生误解。例如吴天赐提出颜其仁全家遭到杀害，但是前去访问颜其仁时发现，他家中只有父亲遭到杀害，其他人安

全逃脱。这种矛盾，可以如以上例子借由访问另一方来解开误解，或参考前人研究作为佐证。

关于书籍史料文献等的不足也会影响口述历史的运用。口述历史不能独自存在，需要文献等作为佐证来对照其可靠性。另一方面当受访者所提供的资料不足时就需要参考文献，尤其针对实证性问题，如受访者不太记得的特别事件的日期为例。或受访者对某些话题避而不谈时，也需要文献为补充。

虽然口述历史有其局限，但是通过口述历史除了可以收集资料，还可以藉以观察受访者的感受心情，另外还可以得知许多书籍上所无记载的细节或真相。

## 参考书目

### 书籍

1. 彼得·埃尔菲克：《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新加坡：亚太图书有限公司，2006。
2. 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史编辑委员会：《麻坡华侨义烈史》，麻坡：中华工会，1947。
3. 唐诺·里齐：《大家一起来做口述历史》，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7。
4. 吴志超：《日本的侵略战争与我—一个老报人的回忆录》，马来西亚：隆雪中华大会堂，2006。
5. 漳泉金禧纪念特刊小组：《麻坡漳泉公会金禧纪念特刊》，麻坡漳泉公会，1985。
6. 郑昭贤主编：《中化历史长河》，麻坡中化中学，2012。
7. 庄惠泉上校，许云樵教授：《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

### 报刊

1. 李冰人：〈麻坡侨领殉难之前后〉，《檳城北斗日报》，1946年2月9日。

## 网页

1. 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五个问题〉，浏览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458.html>

# 附录

## 附录（一）受访同意书

### 1) 范仕铜受访同意书

受访同意書：

首先, 謝謝您同意讓我訪問。在訪問之前, 有一些關於本研究的詳細內容及您的權利必須先與您說明。

我是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學士班學生, 我的論文主題為: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瞭解與重現麻坡市區世界第二大戰發生前後的細節。尤其主要關注事發前合唱團前來籌款, 後麻坡成為模範區且日軍前來侵犯的階段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細節。

本研究將採取深入訪問的方式收集您口述的資料。所以您的經驗與看法將是訪問的重點, 訪談時間大約進行一小時至兩小時。在我訪問您的過程中, 為了避免資料遺漏及為了整理成逐字稿, 我將會全程錄音。錄音的內容只有我會聽, 在未得到您允許前不會給予第三人聽到錄音帶的內容。

本研究的訪談內容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研究論文中您的名字將在取得您的同意之下才會公開, 若您不同意我將以代號或暱稱代替您的真實姓名, 以確保您的資料不會外洩。

在訪問的過程中, 您隨時有權利要求退出此研究, 若我在訪問的過程中, 讓您覺得不想談或不舒服的感受, 您可以讓我知道或拒絕我繼續訪問, 我將會尊重您的意願停止訪問, 錄音帶您可以要求立刻銷毀或由您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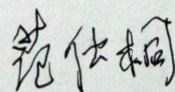
論文研究完成後, 我將會寄送一份研究的摘要給您。若您同意以上內容, 請您簽下您的名字, 我在此致上萬分的謝意, 感謝您的參與。


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學士班學生 侯莘怡

E-mail: [icy0121@gmail.com](mailto:icy0121@gmail.com)

我閱讀過上述的說明, 也清楚瞭解相關的細節與我的權利, 我願意接受訪問。本同意書正本兩份分別由受訪者與研究者存留。

受訪者簽名:

日期: 2/6/15 

研究者簽名: 

日期: 3/6/15

## 2) 吴天赐受访同意书

受访同意書：

首先,謝謝您同意讓我訪問。在訪問之前,有一些關於本研究的詳細內容及您的權利必須先與您說明。

我是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學士班學生,我的論文主題為: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要瞭解與重現麻坡市區世界第二大戰發生前後的細節。尤其主要關注事發前合唱團前來籌款,後麻坡成為模範區且日軍前來侵犯的階段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細節。

本研究將採取深入訪問的方式收集您口述的資料。所以您的經驗與看法將是訪問的重點,訪談時間大約進行一小時至兩小時。在我訪問您的過程中,為了避免資料遺漏及為了整理成逐字稿,我將會全程錄音。錄音的內容只有我會聽,在未得到您允許前不會給予第三人聽到錄音帶的內容。

本研究的訪談內容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研究論文中您的名字將在取得您的同意之下才會公開,若您不同意我將以代號或暱稱代替您的真實姓名,以確保您的資料不會外洩。

在訪問的過程中,您隨時有權利要求退出此研究,若我在訪問的過程中,讓您覺得不想談或不舒服的感受,您可以讓我知道或拒絕我繼續訪問,我將會尊重您的意願停止訪問,錄音帶您可以要求立刻銷毀或由您帶走。

論文研究完成後,我將會寄送一份研究的摘要給您。若您同意以上內容,請您簽下您的名字,我在此致上萬分的謝意,感謝您的參與。

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學士班學生 侯莘怡  
E-mail: [icy0121@gmail.com](mailto:icy0121@gmail.com)

我閱讀過上述的說明,也清楚瞭解相關的細節與我的權利,我願意接受訪問。  
本同意書正本兩份分別由受訪者與研究者存留。

受訪者簽名:

日期: 27 JUL 2015

研究者簽名:

日期: 27/7/2015

2:04 pm

### 3) 顏其仁受訪同意書

受訪同意書：

首先, 謝謝您同意讓我訪問。在訪問之前, 有一些關於本研究的詳細內容及您的權利必須先與您說明。

我是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學士班學生, 我的論文主題為: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瞭解與重現麻坡市區世界第二大戰發生前後的細節。尤其主要關注事發前合唱團前來籌款, 後麻坡成為模範區且日軍前來侵犯的階段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細節。

本研究將採取深入訪問的方式收集您口述的資料。所以您的經驗與看法將是訪問的重點, 訪談時間大約進行一小時至兩小時。在我訪問您的過程中, 為了避免資料遺漏及為了整理成逐字稿, 我將會全程錄音。錄音的內容只有我會聽, 在未得到您允許前不會給予第三人聽到錄音帶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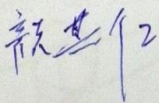
本研究的訪談內容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研究論文中您的名字將在取得您的同意之下才會公開, 若您不同意我將以代號或暱稱代替您的真實姓名, 以確保您的資料不會外洩。

在訪問的過程中, 您隨時有權利要求退出此研究, 若我在訪問的過程中, 讓您覺得不想談或不舒服的感受, 您可以讓我知道或拒絕我繼續訪問, 我將會尊重您的意願停止訪問, 錄音帶您可以要求立刻銷毀或由您帶走。


論文研究完成後, 我將會寄送一份研究的摘要給您。若您同意以上內容, 請您簽下您的名字, 我在此致上萬分的謝意, 感謝您的參與。

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學士班學生 侯莘怡  
E-mail: [icy0121@gmail.com](mailto:icy0121@gmail.com)

我閱讀過上述的說明, 也清楚瞭解相關的細節與我的權利, 我願意接受訪問。  
本同意書正本兩份分別由受訪者與研究者存留。

受訪者簽名: 

日期: 2017/15

研究者簽名: 

日期: 2017/15

#### 附录(二) 编码 001——范仕铜访谈逐字稿

i. 编码:	001
--------	-----



受访者姓名:	范仕铜 (范)
年纪:	88岁
采访者姓名:	侯莘怡 (侯)
日期:	2015年6月3日
时间:	下午2时15分至3时15分
地点:	No. 2, Jalan Temenggong Ahmad, Parit Bakar, 84010 Muar, Johor
访问语言:	华语、广东、福建、马来语

访谈内容:

与受访者介绍访问内容，并签订访谈同意书。

侯：先问一点你的个人的资料啦，就是你讲你 88 岁吗？

范：啊。

侯：这样你刚刚讲你到 1939 年那个日本军来那个时期你已经是读到什么时候？

范：高小毕业。

侯：高小？

范：小时候高小毕业。

侯：高小是小学？

范：以前在 Bukit Gambir 华侨学校的林校长哦，他就介绍，因为我的老爸去世，老妈是单亲妈妈带我们姐妹四五个人，要求他这个…有钱的人四块钱一个月，我们两块，半价。但是已经批准了哦，1939 年，日本，刚刚过新年，日本就来了。

侯：刚刚过新年的那时候？

范：啊，1939 年末。

侯：1939 年末…那个时候本来你已经要去上课了？

范：没有啊，还没有上课啊，批准报名了啊。

侯：报名而已，哦。

范：啊。

侯：这样后来就是…

范：日本来咯。

侯：哦，日本来了过后你…过后他们走了你还有去进修还是什麼吗？

范：然后呢，我们就去…在逃难。知道什麼叫逃难吗？后来就到武吉甘密。啊，十七英里裡面跟人家，妈妈带孩子啊跟人家树胶园看管，除草。

侯：全家、全家在那边？

范：这是我个人的资料啊。

侯：啊，对，我就是…因为一方面你个人资料也很重要嘛，老师就会讲你访问的人是怎样的。

范：我以为你是讲…那个。

侯：二战也是要知道，二战也是要知道。

范：后来哦，日本三年八个月在侵占马来西亚，火柴也没有啊！用那个山芭的树，树啊！烧做灰把它盖住，等下晚上要煮饭的时候，吹吹吹了之后生火。

侯：哦，你们是这样子煮啊？

范：没有啊！抹灰茶（福建话：没有柴）！则本西记（福建话：日本时期）啊！

侯：则本西记（日本时期）？

范：啊！

侯：没有那个…（福建）

范：啊，没有火柴！

侯：哦，你们全部没有啦？所有人？

范：因为怎麼样哦，大家都是没有政府嘛，系唔系？日本来，火柴没有，用什麼？大芭的树柴，用灰盖住早上，等下要晚上要煮的时候，把它吹啊，然后生活啊！这个是我个人家庭的历史。

侯：哦。以前，以前你们就是这样啦，在那个山芭的时候。

范：日本时期。

侯：哦，日本时期。这样你的职业，职业，你是做什麼的之前？

范：职业哦？我就跟着妈妈姐妹跟人家看这个树胶园啊，除草。

侯：现在叻？如果到现在叻？

范：现在叻，后来 1945 年日本投降，英国再重回马来西亚，那麽我就到这个麻坡，因为我父亲的朋友介绍我们去中药店。

侯：哦，中药店。

范：中药店做学徒。学徒叻，就（3，47），在那个地方是 bakri，巴口，麻属巴口，老闆一个，伙计一个。到 1979 年叻，我看 196 几啊，马共。

侯：马共？

范：哦，在这个巴口开两隻抢，在这个（语文打）开两枪。这英政府就宣布紧急发令。

侯：啊？

范：紧急发令啊。

侯：紧急发令，为什麼？

范：因为马共出来对抗英国嘛。

侯：哦，来找事情啦。

范：啊！那这下面就是新村咯。这样来的啊！

侯：这样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就是，算佛教吗？

范：我妈妈是佛教。

侯：啊，你妈妈是佛教，哦，观音。

范：我们全是跟住妈妈的啊。

侯：这样你算是来马来西亚才出生的那时候？

范：不是，我的出身地是居銮。

侯：居銮？

范：啊，但是我两岁的时候，我就跟我哥哥，我妈妈两个，一个爸爸两个妈妈，我的是小妈妈，我哥哥是大妈妈。两个人回去大陆，中国，那时候啊还没有，没有那个共产中国的时候，还是国民党的时候啦。

侯：哦，还没有啦。

范：蒋介石的时候啦。

侯：那个还是蒋介石的时候啦。

范：大家来去比较容易啦。我们回去中国，祖母啊，又喜欢看孙儿、孙子。我们是孙子嘛，她要两兄弟回中国去咯，回国去。后来啊，我爸跟妈早期的时候，还没有日本来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武吉甘密做过小生意，我们就在中国。后来叻，因为时间到，跟着那个伯母。伯母是爸爸的…

侯：姐姐？

范：兄嫂啊。

侯：哦，兄嫂。

范：爸爸的同兄弟辈的啦，啊就跟她，我们叫伯母啦。

侯：就跟她一起？

范：一起来，两个来。

侯：来马来西亚。

范：再回来咯。

侯：就是你是虽然是出生在居銮，可是你两岁的时候又跟爸爸他们…

范：二岁，就回去。

侯：哦，就回去中国，

范：啊。

侯：到你几岁才又回来这边？

范：八岁，我哥哥十岁。

侯：哥哥也是有回来啦？

范：啊。这是我个人的生活资料。

侯：哦，有有，知道知道。

范：后来，出来叻，我爸爸去世了，剩下妈妈。那麽，我爸爸的朋友啊，以前，老人家对老人家比较要好的，介绍我去巴口做，学，中药学徒啊。

侯：哦。

范：结果啊，紧急发令，搬上搬下，跟这个老闆啊！在一个，198几…那时候宣布新村啊！现在我们全马的新村，就是那个时候…

侯：就是那个时候引起。

范：啊。

侯：所以你的国籍算是马来西亚人？是不是？

范：马来西亚人。但是我在目前的国籍算是中国啦。你看。

侯：回去团聚嘛，那边的那个祖辈的。

范：啊，但是啊我对中国的，我乡里啊的这个一草一木印象很深刻。

侯：哦，印象很深刻，虽然只有去过，小时候回去过…

范：啊，因为怎么样啊？就好像现在马中邦交，是啊，以前我还没有开放就申请回去啊，六十岁的时候啊，内政部问你，你回去做什么？你怎么样会知道中国？我说我就将这个情形，两兄弟由妈妈带回去给婆婆看，祖母啊，然后叻，两兄弟哥哥留在…骗他啦！哥哥留在中国，我在外面。所以为了…我现在我要，还没有开放，内政部在麻坡试了我，是广东人，他说你到底什么关系？我说我有啊，我每年有寄多少恶钱回去问候啊，啊，后来我做苦力的时候啊，有剩下哦一点钱，买毛泽东大锅饭的时候啊，记得吗？我还记得，买过猪油啊、那个拖鞋啊、鞋子绳子啊，寄回去中国给我的乡亲，七份，一个人一份。

侯：哦。

范：这个是很久的历史了。

侯：就是你之前有赚到钱就有寄回去中国。

范：啊。

侯：这样你算是什么籍贯的人？就是哪里的福建的…

范：广东大浦啊。

侯：哦，那个大浦。

范：啊。

侯：这样你是讲广东话的。

范：啊。

侯：还是？

范：得啊！

侯：得啊！

范：啊，呢个前面咯，啊呢个我大仔，

侯：哦…

范：呢个老婆哦，啊呢间屋就系紧既。

侯：哦。

范：啊…前年啊…

侯：前年。

范：啊。

侯：将你的太太不在了啦？

范：啊？

侯：就是你的太太不在了？

范：在，她在裡面。

侯：店裡面那个啦？

范：啊。

侯：哦，很年轻诶。

范：八十，八十三。

侯：很年轻哦。

范：八十三。

侯：哦。

范：啊，这个我儿子不到…呃，我的太太记得，她的叔叔我不记得。

侯：这样你的哥哥还有在吗？

范：啊？

侯：哥哥还有在吗？

范：哥哥去世了，哥哥在澳洲去世。

侯：不是住在马来西亚？

范：啊。

（翻照片中）

侯：你们感情很好，常常一起出去。

范：这个是我的山区。

侯：山区？什麼地方？

范：坟啊！还没有埋葬的啊！

侯：还没有埋葬就买了？

范：啊，整十多年啊。你们看！这是我的太太的。

侯：哦，买好好了？

范：啊，整十年的，十一年了。

侯：哦你之前就买好了。

范：做好了咯，你看华人的风水放相的，你看没有放吗。

侯：哦，一定要放红色的，因为还没有…

范：它就挂着红布，所以资料就是这样咯。

侯：ok。因为我…

范：这个是我去苏联的，这个韩国朝鲜…

侯：去旅行全部。

范：这个是苏联的咯，墨西哥咯，朝鲜咯。

侯：朝鲜现在好像很危险那样。

范：朝鲜开放咯（指着照片），这个是中国北边，对面是朝鲜。

侯：靠近而已咯，隔壁而已。因为我这次的题目我是想专注在麻坡的二战而已，因为马来西亚就有点太大了范围，老师讲你尽量缩小…

范：那麽你在麻坡访几多个人？

侯：其实找不到太多叻，你是第一个我访的，然后他们有讲漳泉会馆目前有一个叫什麼名，吴天赐啊…

范：吴天赐啊？很老咯…

侯：就是他们讲他可能会有…

范：他知道，也是不记得。

侯：啊，就是记得一点也好。

范：吴天赐我懂得。

侯：哦，认识？

范：恩。

侯：然后就好像还有一个是，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有经历过，他们讲有一个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是那边漳泉会馆总务的妈妈。我还没有去问，就是不懂人家愿不愿意，因为人家都八十多岁了，老太太通常是不太要可能不太要见人还是什麼，可是他讲她还很活动，还会自己洗衣服。

范：他就是常常在台上也有，你讲什麼名啊？

侯：吴天赐啊？

范：吴天赐啊，很老了，光头光头的。

侯：我没有看过啦，我不知道哦。

范：没有，我知道。

侯：他们就讲可以去访，可是他们讲很难找到了。

范：不过麻坡老的是很多，有的啊哇无哉，不记得了。

侯：太小了。

范：时间太久了。

侯：对。

范：你讲起啊，这个历史啊，好像这个七七抗战啊，我还有到麻坡新民舞台去表演啊。打破扑满就去中国。我还存很多武汉合唱团的歌集啊，那个簿啊怕日本找到杀头，把它废掉，假如留在这裡是无价之宝啊！还有啊，那个月捐啊十二个月还钱了打个印交交。

侯：哦，月捐，你是有参加啊？

范：我没有参加，但是呢他们日本来丢掉我们都拿起来，拿起来怕日本找到会杀头就丢掉。还有叻，武汉合唱团，当时啊《松花江上》、《保家乡》、《枪口对外》咯，这个都是武汉合唱团裡面的歌剧。

侯：哦，他来唱的那些剧目那样。

范：还有簿子…

侯：哦，你们也有收啦？

范：但是日本来怕他抄到这个就要杀头的！

侯：哦，日本军那麽霸道的啊？

范：所以你们还不知道这些历史。

侯：哦，就是不知道老师就讲会很有价值，所以讲应该要先录起来。

范：假如哦，我那个武汉合唱团的那个书留到现在来讲啊，是很价值。所以我留很多的报纸啊，有时候啊，讲起那个我们的麻坡的太多新闻，我找不到了。我保存很多。

侯：在我之前有没有人来访问过你？

范：没有。

侯：还没有哦？就是比较正式的也没有？

范：正式的，没有。

侯：因为就奇怪做麽没有人访问，因为吴天赐好像有人访问他。

范：你谁介绍你来的？



侯：我是中国报的记者。

范：来，喝水、喝水！不要客气！

侯：我是中国报的记者。

范：中国报的啊？

侯：啊，因为我之前在那边实习，所以那边的同事就要跟我讲有这位老先生很有经验，他以前有经历过啊。这样，他就讲建议我来访问啦。因为我老师讲可以找多就找多，因为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所以我就先访，因为这裡比较远一点，我住对面港。

范：呵呵，因为讲啊，历史我是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

侯：太远了啦。

范：时间太长了，那时候十三、十四岁，现在八十八了，几十年了…七十多年了。

侯：呵呵呵…还记得就不错了。就想说，你其实那时候二战那时候日本军来马来西亚时候。你已经在马来西亚了啊？

范：在马来西亚。

侯：已经在马来西亚了啦。就那时候你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有听到关于，就是有收到消息说中国发生什麼事情啊？然后会收到消息吗？

范：因为怎样啊，我对中国啊，好像有血缘的关系啊！

侯：哦。

范：因为我们有…虽然是马来西亚出生，有回去中国的嘛，所以印象很深。现在哦，马中邦交，我们回去中国整十次啊！

侯：所以你们也会常常去留意这个中国的消息啦？就是中国发生什麼事情啊这样子…

范：现在我的的是收中国的。

侯：哦，电视机？

范：啊。

侯：哦。这样那时候…可是那时候你应该还很小啦，日军进来，你几岁？

范：十四岁咯。

侯：十四岁啦。你也是会去留意说为什麼日军会来，你们会收到消息吗？好像他一来马来西亚，可能他在北部开始嘛…

范：日本啊？就是从北马来…新加坡的军港啊做五年，他的砲台啊对太平洋，但是啊，日本时候他有浪人从泰国暹罗那边下来，一冲下来到这个…才攻这个新加坡。澳洲军啊跟他抓去，铁线啊跟他绑住啊，俘虏啊…

侯：他、他们抓澳洲军…

范：利丰港啊那个日本鬼子啊在那个树胶树上面机关枪架住，那个印度兵啊没有看，噗噜噜噜…机关枪打到…就扫死了。扫死了怎么样，那些马来人啊还是华人，有枪咯，就拿去咯。后来政府宣布谁有枪就犯法，就丢掉，这个历史，呵呵呵…

侯：呵呵呵…很好笑叻。他们捡日本军或是印度兵死掉的枪。

范：啊。那个有些鞋子还在哦，有的把它拔起来穿啊，日本时期都没有东西啦。

侯：没有钱…

范：我们啊，那个古尼的（福建话：橡胶片）啊！，拿来做裤子，那个旺来（福建话：黄梨）啊！旺来做线，做衣服…好的衣服过年才拿出来穿啊！

侯：那时候比较困苦哦。

范：那时三年八个月的遭惨。

侯：那时候日本军就是可以这样躲在树上扫人家，拿枪那样扫？

范：他是这个…对着澳洲军、印度军、英国军队嘛，这个是依着马来西亚嘛，他来攻打马来西亚嘛。哦。英国人就做新加坡以为他有军舰由太平洋来嘛，不过他是游击队从后面来，他不前面来…

侯：哦，他就是不要从那边来，他厉害他跑去泰国哦。

范：他从那边就游进来，这个是历史我们明白。他到利丰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战争是吗，那个印度兵啊，他就在那个军车来，东甲下来啊。那个日本人在利丰港十字路口树胶树上，等着他。机关枪看瞄准，看那个军车来就噗噜噜噜…机关枪就开一下，倒下去了咯。

侯：是有人看到啦？

范：我们小孩子，他们走了，那个有的脚断去的，鞋子跟他穿去…

侯：你们敢去拿啊？

范：没有我们去看！

侯：看而已啦？

范：啊，这个是我们十多岁的时候就明白这个事情，还有我的同学，在武吉港脚，我的同学啊，马来人不是怕猪啊？日本人叫他，叫我的同学，现在过世了，同班同年同月同校，叫他去杀猪，煮了叫马来人吃，你看这个日本军残忍吗？

侯：他叫你的同学杀猪给马来人吃？

范：啊。

侯：你们还是学生咯那个时候？

范：那个战前的龙沟啊，猪人家走了去逃难，那个猪没有人来养，日本人来到了，诶杀杀，叫马来人吃，马来人回教徒不可以吃，他就偏偏是这样，所以说日本鬼子，我们称他做矮寇啊。

侯：哦，矮寇。

范：啊，日本鬼子，啊。

侯：所以其实那时候，你们知道日本兵是故意的啦？

范：我们还是看见他，远远的，踩脚车，脚车是朱古力色的，好像和褐色的，两个袋子，那个枪，两个皮袋…

侯：哦，枪，全部带着？

范：啊，带着。脚车骑的。我们看见他远远跑咯。

侯：哦你们还有看到，他是来巡逻这样子啦？

范：啊，有。

侯：这样那时候日本兵来真的是…可是那时候日本兵来之前，他是不是…因为我看书是有讲说麻坡为了响应中国那个七七那个活动所以就开始捐钱。

范：因为武汉合唱团啊，是中国武汉组织的歌舞团，团是抗日的精神，来麻坡叻，筹赈会啊，麻坡叫做筹赈会，救济中国的。

侯：哦。

范：就在全马的钱是最高峰，所以呢…全麻叻，诶，这个七个领袖啊，被日本抓去，就在我们芭裡巴九，这个山上杀掉。你就问吴天赐啊，他也是知道。那个七个人啊，一个罗伟东，一个郑文柄…七个人好几个不记得了，大概他可以知道。

侯：他就是讲说那时候武汉合唱团来，他们讲这个筹赈费是全马还是全柔最高峰？

范：全马都有，但是最高峰的就是在麻坡。麻坡跟利丰港。

侯：所以就是捐最多的是麻坡。

范：所以日本鬼子也在那个麻坡三楼啊，他以前开这个…叫做审兵部总司令，什麼事情他都知道，他就找那个按名字出来，那些领导层就把他捉去咯，叫他出来开 X 会啦，没有事情啦，大家出来开会。然后就跟他们抓去了。

侯：骗他们出来这样？

范：对。

侯：很厉害一下啊。骗那些主要的高级领袖出来？

范：啊，就是不知道他会捉去杀头嘛。

侯：抓了就…

范：没有啊！带去…

侯：带去那个地方杀？

范：我们巴口芭里巴九的山顶啊！叫做丰兴路。

侯：他们有祸害到那些人的家人吗？

范：哎呀，这个讲不完啊！

侯：他杀完？

范：乱来一场啊，等下啊…好像少女哦，怕被日本鬼捉去，脚车载了就结婚，kahwin 啊！这个是脚车 kahwin 啊！吴天赐啊，他也是很相信的…

侯：那时候就是怕被日本兵捉去就是随便找到就结婚了啊？

范：啊，对！

侯：这个我好像也是有听过，我外婆好像也是这样的经验。但是她不太记得了啦，她还很小啦。

范：她最多是整十岁咯。脚车载去就是成家咯。但是啊日本鬼子是很凶啊，来到啊，假如我有一次啊…日本时候的，我有一个妹妹她的的叔婆啊，是日本婆，日本人。在昔加末做那个花会十四支啊，那个你们有听过吗？

侯：没有听过什麼来的？

范：我就穿那个夏凉鞋啊，黄色的短裤，那时候那个麻坡马来共产党啊，抗日军啊，走出来打那个日本汉奸啊！我们广东人讲汉干（广东话：汉奸）啊！那个安排啊，打死一个，后来宣布戒令。我那个时候…那个八恰（福建话：巴士）后面上门，脚上坐四个四个八个人。他看见我十多岁，好像马共一样啊！来来来，哇，我说这次完蛋了咯！捉去是完蛋了咯！是死九一生啊！九死一生…

侯：日本军就这样叫你，他们就真的这样上巴士找？

范：不是，他看见白衣啊！

侯：哦，白衣。

范：怀疑我是共产分子啊！

侯：他自己这样上去看看看，他觉得你是…

范：然后他就叫你下来，刚刚好我们盖那个印那个十四支哦，花会那个赌博的啦！我的妹妹的叔婆是日本人啊，后来她讲啊啊啊这个是…意思说这个是我的亲人，才保留到。还是在车站那边，那个屋子在那边，他就带我们上去，结果就保了个命，没有就完蛋。这个是我的遭遇。

侯：不然就是他们就是叫了就杀掉了的，是吗？

范：他不管你是好的坏的，假如他怀疑你，他就灌水啊！灌水啊，假如他杀头来讲，有去没有回的啊！

侯：哦，就是只要怀疑你，就杀掉你，他不会多问你的啦？不会多问的。

范：他就捉去。

侯：这样是讲武汉来的时候，武汉之前麻坡有没有讲已经开始在，像你讲的月捐是不是？

范：那时候什麼，南桥机工啊，回去那个，回去驾罗里啊，载军用品啊…

侯：那个也是回去帮中国。

范：那个是叫南桥机工，现在他们还在纪念的。

侯：有啊，这个我知道。

范：这个资料很多的。

侯：这个也是很比较大范围，很多地方都有。

范：我们大家有八十岁的马来西亚人都知道。

侯：就是那时候南桥机工就是比较多送东西的。

范：啊，喝水喝水。

侯：然后武汉是来筹款的，他们是中国的那群…

范：国民党，蒋介石的时候，这个武汉合唱团，在以前毛泽东还没有…还没有对抗日本。

侯：还没有对抗日本他就来了。

范：后来，啊…以前啊，中国就是有八路军，十九路军，这个，这个谁啊，林彪咯，邓小平咯，那些都是他的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毛泽东咯，然后叻，很多啦，有时我太久记不得了。

侯：这样是讲说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抗日，然后他们来到马来西亚时候已经是…

范：那个是派来、派来表演的。

侯：只是表演的而已啦。

范：啊，筹款。

侯：那个时候日本军已经是在跟中国打了？

范：打了咯。那时候还没有很严重，还可以来，是吗？后来严重了，都不能够来了。像三年八个月嘛。

侯：这裡都被日本拿掉了。可是，那个武汉合唱团他后来有回去吗？

范：回去料。

侯：他回去料日本兵才到？

范：恩，才来。

侯：哦，所以就这边的人遭殃啦？

范：钱先拿回先，所以日本来到麻坡杀掉七个侨领啊，那个你要问吴天赐，他还记得。

侯：我看他不只杀掉七个侨领，他应该杀了很多人日本军，很残暴。

范：他在全马杀很多，强奸的啦也有，小孩子杀掉也有，捉去灌水，杀掉也有，枪毙，新加坡是怎麽样啊，检证啊。看你穿白衣，就这边，看你好的就这边，杀掉十万人啊新加坡！

侯：他自己觉得是好不好，他这样子分啊？

范：啊！他看裡面几多白衣的就…

侯：把他杀掉？

范：啊！

侯：哦，这样啊？

范：所以讲你讲这个马来亚历史啊，是三年八个月，遭遇很重的！

侯：虽然时间看起来好像很不常，可是死很多人。

范：啊！

侯：但是、但是麻坡是有汉奸的啦？你刚刚有讲。

范：汉奸是什麽？

侯：他报信的。

范：那个浪人啊！日本早早就来做生意的啊。

侯：哦，早早就来做生意的。

范：macam 伊让给给（福建话：他们假假）做生意啊，好像现在的大耳窿啊。  
赚了的钱黑钱，没有跑路，就开一个店做生意，抹政府的眼睛嘛…明白吗？

侯：明白。

范：这个浪人也就是…后来他就是…想到一样咯，这条路哪裡这条路哪裡。

侯：他就知道了咯这样子。浪人是不是流浪的浪啊？

范：对啊，那个就是他们报章叫浪人，其实我们讲侦探。

侯：你们是叫他们侦探啦？

范：表面上是做生意商人，暗地裡就是探你们马来西亚哪一个乡村，哪一个港口，哪一个路线，他都明白。他一来，来马来西亚的日本人啊，有从台湾捉去的台湾人啊，还不是正式中国人啊，不是正式日本人啊。

侯：哦就是裡面有一些是他们之前去打台湾的时候捉来的那些…

范：那时候咯，七八岁咯，捉去训练咯，来这边是做炮灰咯，做先锋队咯。他的诶，矮矮的鬍鬚的，有短刀的，那是他们的军阀头子啊。

侯：哦，矮矮的有鬍鬚的，那个是他们的老大这样啦？

范：啊…

侯：果然以前的日本人是矮的是吗？

范：啊，所以你们啊年轻人是不知道。

侯：现在应该很多不知道这些历史了啦。应该很多不知道。

范：这样你是中国报的记者？

侯：呃，没有实习的啦之前之前。

范：哦，这个什麼拉曼大学。

侯：啊，我在拉曼大学读中文系嘛。华语的，然后就研究这些咯。老师讲很有价值，我就诶原来我的地方有过这一段历史，我不知道的喔。

范：麻坡啊假如有…八十、八十多岁以上的，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了。

侯：差别就在这边咯。

范：好像补充啦调整一下。

侯：老师就是讲要问多多你就可以补充，可能你没有讲到的他讲到那样。

范：啊，有的是，有的不是。

侯：如果讲有汉奸的那时候哦，有没有讲是比如说中国还是华人是汉奸，而不是讲日本人？

范：这个讲汉奸啊就浪人，是他日本人啊，做生意的，表面上是做生意，卖布啊，他请一个马来婆啊帮忙，其实他暗中就是知道这个路线什麼，这个水做什麼，他应该一目了然。这个就是叫做汉奸，汉奸你知道什麼，那些通敌的人叫汉奸，这个是他的浪人。

侯：浪人…这样有没有通敌的人呢？那时候麻坡，有没有人好像为了…就是帮日本人这样？

范：没有没有。

侯：没有啦，还蛮合作的那时候团结？

范：因为这边马来西亚的这个中国那个蒋介石的为了救济这个中国嘛。

侯：哦。

范：福建南桥机工啊，就是由缅甸回去驾罗里的载军用品的，由缅甸回中国啊！

侯：哦，由缅甸回中国啦。

范：啊。有的啊，这边马来西亚啊，第三十条公民累积的吗，不能够在回来马来西亚，那时候三十多岁的人啊，回去中国…

侯：哦，帮忙？

范：投靠中国，对付日本，所以马来西亚那时候对这个毛泽东，因为共产中国的时候，第三十条，由那时候回中国的，应该不准回来马来西亚。

侯：哦，就是回去了你就不能再回来了？

范：那时候就是抗日的时候，有的爱国嘛爱中国嘛，他回去投靠中国对付日本嘛。

侯：所以他们就觉得不是我们的人了，你们不要再回来这样。

范：最多就是华人咯，是吗？

侯：恩，这样，武汉合唱团…这样你讲你有在新民上面演唱是几岁的时候？

范：什麼？

侯：呃，你讲你有在新民哪裡啊？

范：那时候是什麼，每个学校啊，有组织表演，三马路啊，麻坡三马路啊，这个新民舞台，现在就是赵氏公司的，戏院，以前是新民舞台，啊。那时候，麻属每个学校有参加每个救国的表演。那时候叫新民舞台，后来赵氏的买去。

侯：本来叫新民舞台啦？

范：对。



侯：就是其实那时候还蛮多麻坡的人都很爱国，然后都会有常常有很多这种表演啊，筹款啊 …

范：学校嘛，那时候这个英国的管理的时候，华人的学校自己管，中国学生自己…还可以挂中国国旗啊！可以啊，我们学校的挂什么刘少奇啊，啊这个我不记得了，很多啊，八路军啊！

侯：可以这样挂旗啦？

范：对啊，学校有。

侯：英国在管理，所以…

范：那时候还没有抗日。

侯：哦。

范：啊。

侯：所以大多数是中国自己来教这边的学生？

范：对啊。

侯：就会有那种思想。

范：我在童年在附近脚车，挂着中国的那个什么…呃…好多啦，林彪啦…呃，叫邓小平啦，还有记不得了啦！相挂挂住咯。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相也有。

侯：哦，相挂挂住。

范：那时自由！

侯：那时候很自由啦？

范：啊！

侯：然后日军一来就开始乱了？

范：后来日本投降下，抗日军就起来，就变成马共料咯。

侯：哦。

范：啊！

侯：后来，这样刚刚有讲到…日本军来的时候十四岁左右，你就是有一次被日本军怀疑是马共的人，差一点被杀掉咯？

范：啊，哦。

侯：就是讲你们其实那时候还会有出门？然后遇到日本军是不是？

范：什么？

侯：就是你们那时候其实还是会讲出门啊？然后…

范：有，因为怎么样，回来时心怕到要命，因为怎么样啊，日本是没有跟你讲情的啦，捉去就是完蛋了。好的就是说，我的妹妹已经嫁去了，她的叔婆啊是日本人。所以她就救了我的命，垃圾利己利咕噜咕咧，这样啊！

侯：这样其实你会讲日本话吗？

范：一点点。

侯：那个时期刚好那个时候学的啦？

范：我的哥哥在居銮做生意哦，dozo nisannisan gozaimasu，啊，还有啊，serangku bakula，我的一个叔伯伯哥哥啊很会教日本书啊！

侯：会叫日本猪？

范：日本书啊！

侯：哦，会读！

范：在这个马六甲，在这个 bemban（万望）教日本书啊！

侯：哇！以前啦以前他更加厉害讲…

范：kakikukeko, sasisuseso 这样，它也是 24 个…跟英文一样字母啊！

侯：哦，然后那时候日本军进来…

范：好像啊，我所记得，taksang 是很多，哦，他打电话不是讲 hello，他讲 moshimoshi，啊，你看啊，你问日本人打电话啊，他没有讲 hello，他就 moshimoshi。

侯：这样你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对于当时日本，那三年八个月里面啊，还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比如说那时候环境啊、学校啊和街上啊…

范：那时候就是没有政府状态咯，也没有警察，警察署也没有人的。

侯：哦，没有人的哦？

范：没有啦，我在找警察，警察….

侯：然后学校有影响到吗日本军？

范：谁还要读书啊？

侯：没有人？

范：没有读书了。逃命啊。

侯：哦，逃命。然后就是一直是日本军高兴就这样杀人啦？然后抓人啊？

范：后来是吗？他是斩狗叫猴啊，每个就不敢作乱。

侯：哦。

范：就赌博啊，赌万字啊，三十六花会啊，十四支啊，迷糊你们不会去想对方啊，每天赌博…

侯：他、他有叫人家赌博？

范：你喜欢去赌博，就不想起抗日。啊，这个是日本鬼子早我的印象啦！麻坡是说，有那个游艺术场啊，以前是叫游艺场，游是游泳的游，艺是艺术的艺，游艺场。赌博的啦。

侯：游泳的游，然后艺术的艺，游艺场啦？

范：啊。

侯：是拿来赌博的？酱好听的名字？

范：这迷糊你们赌博不会想对抗。

侯：日本军也是支持这个游艺场？

范：啊，批准。

侯：批准啊？

范：啊，可以赌博嘛。

侯：这样那时候麻坡有没有人被捉去做慰安妇？

范：什么啊？

侯：麻坡啊，那时候日本军进来啊，有没有被捉去做慰安妇？有没有人…

范：捉啊？

侯：啊，日本军…

范：捉是这样啦，我也不大明白啦，因为怎么样，那时候你出也要小心，进也要小心，因为年纪还小啊，捉去的人是，后来是，啊对这个皇军万岁…挂那个膏药旗咯，日本旗咯，然后就是安民咯，叫做安民咯。安心的安，民众的民。

侯：哦。

范：每个人家里啊，白布一个红色的日本旗啊，挂在门口就表示皇军啊。

侯：哦。

范：他们叫皇军啊。

侯：所以他们那时候家家都是要挂那个旗，因为怕被…

范：不管你大大小小都是要贴在门口，表示你拥护它。啊哈哈，像上次苏丹，柔佛苏丹你看…

侯：哦，哈哈，就要挂那个旗，讲我是拥护你的。

范：对啊。

侯：即使那时候心里不是想要…

范：好像啊，现在麻坡啊到处都是柔佛洲的旗，那个排楼苏丹，有没有？不是这样咯？效忠！叫做效忠。

侯：那好似后大街小巷都是这样挂啦那个旗？

范：过后问多几个综合起来，事实的就是事实，啊，虚构的虚构，我只是把我所知道的讲出来。

侯：大多数都不会虚构啦，因为都是你们自己记忆和经验嘛。只是可能每个人经验不同啊。

范：对啊。

侯：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刚刚你们是…日本军丢掉那些武汉合唱团的東西哦，他没有烧掉啊？他就是丢掉而已？

范：是啊，我有拿起来，但是当时日本来了我都怕啊。一找到就杀头的。

侯：还没有来的时候你们有拿？

范：对啊，因为我们是当作宝啊！

侯：哦。

范：还有那个月捐牌啊，你交了去打一个交的，十二个月。那个牌啊，铜的，我们拿来…不能拿到，会杀头。还有武汉合唱团的歌剧簿，什么都有啊！

侯：就因为，那时候日本就进来了…很可惜啊！

范：毁掉啊！假如是藏起来哦，现在价值连城啊！

侯：哦。

范：还有日本的香蕉钞票啊！

侯：香蕉钱？还有咪？应该很难找到了吧！以前你那个时期是用香蕉钱啦？日本军来的时候是用香蕉钱啊？

范：你在讲什么？

侯：呃，日本军进来那三年八个月啊，他有换掉那个钱是不是？

范：有啊！

侯：你们全部都要换？

范：那个啊，英国的英女王二世的那个钱啊，开放了哦，很吃钱，日本的钞票都没有号码的，香蕉钞票，丢到满地都是啊，没有人要，现在来要找个都没有。

侯：现在反而值钱了哦。

范：啊，我来这边做生意啊，后面那个屋子啊，哇丢到满间都是博朗爱（福建话：没人要），现在拿起来，他是价值了。

侯：是咯。因为时间不同了吗，太久了。

范：是啦。

侯：哦，这样子，日本军来这边都是踏脚车的是吗？

范：不是踏脚车，他的游击队是踏脚车，军队来的时候啊，就是军车啊，他的军车是赤色的啊，恰色的啊。

侯：这样有点像巧克力那样…

范：褐色。

侯：军车啦，大大辆的那种，硬硬的，

范：哎呀以前的军车是差不多…他们是穿鞋子都不同的。

侯：这样日本军准备得很周全啦。

范：你在麻坡找吴天赐，年纪是跟他差不多，补充，这样资料就充足了。

侯：ok。

范：ok 啊。这样我收起来。

侯：我可以看一下箱子里面的东西一下吗？我还要拍照一下…

### 附录（三）编码 002——吴天赐访谈逐字稿

i. 编码：	002
受访者姓名：	吴天赐（吴）
年纪：	80岁
采访者姓名：	侯莘怡（侯）
日期：	2015年7月27日
时间：	下午2时25分至3时50分
地点：	10-2, Jalan Dato'

	Haji Hassan, 84000 Muar, Johor
访问语言:	华语

访谈内容:

与受访者介绍访问内容，并签订访谈同意书。

吴：首先，我应该先自己介绍，我是吴天赐，我今年刚刚好过了我的八十寿宴，刚刚和我的太太同岁，我们刚刚在六月六号举办了一个很温馨很盛大的这个寿宴，宴请我所有的老朋友老同学、老职员，老什麼全部都是上年纪的，过了一个很温馨的夜晚。六月六号，我刚刚八十岁。那麼我是麻坡中化中学的会务顾问…

侯：中化中学会务顾问？

吴：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吴氏宗亲总会的第四任总会长。关于社团方面我在麻坡参加了很多很多的社团啦，都是担任要职，有些是顾问，有些是主席有些是社长。我也是启智书报社，麻坡启智书报社的社长，放这样就可以了，不要写得太多。

侯：好。

吴：漳泉公会我是第一、第一副主席，那麼，漳泉公会今年刚好在八月一号要庆祝成立创会 80 週年，8 月 1 号，那麼我们将举办一个很盛大的庆典，同时我们也主办那个全柔八独中的这个…民族歌舞比赛，我也是还有新闻，在这裡…

侯：等下才拍….

吴：呃…那麼，今天我们应该从漳泉那边做起啦，它 80 岁我也 80 岁，那麼漳泉有这个很悠久的历史，在麻坡。是一个很，你看它的建筑物，它的历史背景，都是相当的…都是相当的…好像可以说是历史文物，哦，我们也是世界，在这个世界遗产。

侯：哦，也是啊？

吴：有有有，也是，世界遗产…的这个标榜。那麼这些呢，漳泉公会早期是由这些，这些老乡贤所成立主办的，在八十年前。

侯：八十年前…

吴：啊，我的爸爸也是当时的一个…有走吗？（确认录音）

侯：有有有。

吴：我爸爸当时也是一个创办人之一，创办人之一。那麼，后来呢，我们在，啊…啊…193…19 几年…那时候 1936 年，我们就在 8 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幕啦。由这些老乡贤建筑的，他们经过了很长的，很多辛苦最后才筹募成

功起来。那麽下来呢，那麽呢，过了这个时候，日本就侵略了我们麻坡，来进攻我们麻坡。

侯：才开始就来了？才建好？

吴：没有没有，建好了以后。好像是 1941 年那个时候，他们就来侵略，我们麻坡就遭到日本人的…由于呢，我们这些漳泉的乡贤，早期的乡贤啊，他们都是从中国家乡来到这裡，空拳赤脚来，背着一个背包就过来这裡找生活。那麽，他们对家乡非常关注，所以赚到钱就寄到叫做我们所谓的祖国中国去，叫家乡，他们来的都是独身汉，家庭老婆都是…没有随从来的。

侯：哦，没有来。

吴：他们没有来。他们来到这裡找生活咯，赚钱就回家。那麽同样的，日本侵占了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受到日本的压迫，我们这边发起了拯灾，发起筹款运动。那麽，这些乡贤们呢，都是出钱出力的去筹款，把钱都寄到中国去。那麽这个啊，使我们麻坡这些漳泉乡亲啊，成为一个，麻坡成为一个模范，爱国的模范区。因为这个缘故，日本侵占马来西亚麻坡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所谓的爱国分子，全部清算，清算的时候，有些全家人被抓去被杀掉。哦这是到这里做一个段落啦，这是，那么，啊…下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期间呢怎样去筹这个拯救的款项，他们通过很多方式啦，那么，当时呢，据我所知道呢，中国也有这些官员来到麻坡跟我们配合，当时是所谓麻坡成立了一个叫做同盟会啊，同盟，同学的同，盟友的盟，朋友的朋下面一个皿字咯，同盟会。

侯：哦。

吴：就是三民主义的青年团。啊，这些都是在 1941 年的时候成立的。由这些麻坡的老乡贤呢组织成的…组织的。那么除了拯救之外呢，他们都是…做了很多对我们祖国有贡献的一些事业。那么，日本来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受到日本的…就遭殃啊，受到日本军队的杀害，有的全家人…有的全家人都被杀害。那么有关这个历史呢，我要特别郑重介绍说我们中国 cctv 这个啊…cctv 这个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曾于上个月慕名而来来我们这边拍摄纪录片，拍摄了很多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呢，定在 8 月 15 号那一天会播送出来。

侯：哦，还没有播哦？

吴：还没有播，八月十五号，下个月，那么一些的事迹啊，他们来访问的时候我们有三队被他访问的，就是我们的务长，拿督国华，还有一位是很资深的一个、一个、一个那个郑昭贤。他对这些日本侵占中国、麻坡的这个历史很了解，他收集了很多资料，很多资料很多相片，所以给这些、这些中国中央电视台来拍摄。他也讲述，一切的经过。还有电台还郑重访问了一位他的一家人全部给日本杀害，叫做颜其仁先生。颜是颜色的颜，其中的其，仁这个仁两画，颜其仁。那么有关这个纪录片啊，你们如果…到时可以拿来，可以关注一下咯。

侯：我可以知道你的教育程度那时候有受到影响吗？你是读到国中还是高中？

吴：我本身啊？我本身是…我们是高中程度咯。

侯：高中啦，就是在中化…

吴：小学我读中化咯，那么中学我就进入 St. Andrew 咯。那么夜学有哦我们自己自修。在夜学专修，那么我们有考到那个高中毕业离校文凭。我考到这个文凭，高中毕业离校文凭。现在我、那么我出来就是，一毕业出来就经过很多的商场啊，呃，做工啦…

侯：这样你做过很多行业咯？

吴：很多都企业啦，，很多行业对啦。也曾经教过书，也做过老师教过书。最后到了 1970 年代啊我自己开设这个会计公司。专门负责跟人家办理这个公司的事物，秘书，所得税顾问这样啦，我们的行业啦。到了 70 年代我就交给我的副手，我的职员们他们自己去做，现在他们还是保持这个原来的这个公司。

侯：这样你是几时退休啊？

吴：退休啊？我真正的离开这个行业大概有六年了、七年如果没有算错我 75 岁我就差不多…

侯：这样就还蛮久你才退休。

吴：是咯，我做的很久。

侯：还很勇（健康）！

吴：壮！哈哈…

侯：真的。

吴：那麽退休以后我就投入这些社会工作咯。

侯：就是参加一些社团，帮助一些活动啊？

吴：那麽我主要的社会工作就是做对教育、慈善、福利、宗教，宗教…呃…体育，我也是太极协会…柔佛太极总会的副会长。那麽我的，也可以说我最大的成就也是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的孩子，我有五位孩子，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全部都是外国毕业回来，我的媳妇，三个媳妇也是外国毕业回来，我的女婿也是外面回来。我三个…四个孙，呐，都是外国。

侯：哦。

吴：我一家人除了我跟我太太两个没有大学，全部大学。你来参观我的书房一下，你来参观我的书房一下，也是我的女儿的教钢琴的地方。这个我的大孙，很 handsome 啊你看。

侯：呵呵呵…

吴：这个我的第二孙，现在在美国。这个我的孙女。



侯：很漂亮。

吴：已经在英国毕业了，现在在伦敦，德国银行做工，这个她弟弟，这个我四个孙。那麽这边啊你看这是我的自己的办公的地方。这我的一家人，一家人的，这个我的大孩子咯，第二的，第三的女儿，第四的女儿，第三的最后的小儿，在哪个？呵呵，第四的这个，第四的，呐，第四的。啊，这个这个第四的，一二三四五，总共五个。五个孩子。那麽我的女儿教钢琴。你看我的书籍很多，什麼书都有。

侯：是咯。

吴：什麼藏书都有。

侯：哇，好多书哦。

吴：恩很多书全部书。看不完啦我的书，我每天看书看报啦。

侯：看不完啦。

吴：我每天看书看报的。

侯：买买了应该看不完太多了。

吴：啊？

侯：太多了。

吴：太多哦。刚刚收起来啊，不然更多。我做生日的时候…

侯：送你？全部送你？

吴：恩。还有什麼你要问的？

侯：有一点就是你的宗教信仰跟…

吴：我的宗教信仰我奉承我…延续我的家族我的母亲我爸爸，我们就是信佛教。那麽，我可以说是个相当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各佛教团体呢，我都有、都有…这个所谓的贡献啊。这是我宗教的，你看我宗教都排这个，好像佛堂寺的…很庄严。而且你发现我家都是有很多那个诗画，书画的这些气氛。你看他们给我的这个，乐施好，好什麼？

侯：好善。

吴：啊。

侯：哦，人家送你的？

吴：他们送写给我的。那麽这个是我儿子在中国 苏州用刺绣的呐，不是拍的。刺绣啊绣花绣出来的，那个相。

侯：绣出来的啊？美。

吴：我要讲很多啦，我不要讲了太多。

侯：呵呵，这样你算是什麼籍贯啊？福建啊还是？

吴：福建南安。

侯：福建南安？诶我也是福建南安。

吴：你也是福建南安？你跟我讲福建南安我给你一个南安的，你福建南安哪裡？

侯：南安哪裡我不知道哦，阿妈每天讲南木啊朗（福建话：南安人）、南木啊朗。

吴：啊，你要知道我的历史啊，我借你这一本你回去看，看了啊你要还给我的啊。

侯：哦 ok。

吴：这个啊就是我们南安，我们南安，可能你跟我一样的啦。我的南安，你看啊，这个我孩子跟我写的，很多资料你可以拿到。

侯：我可以去複印吗？

吴：可以可以可以，你今天去複印。

侯：我複印了还给你咯。

吴：啊？

侯：我複印了还给你咯。

吴：啊可以可以，这很好的，本来我没有多，有多我送你一份，啊，这个他写的。我这个很好，你不用访问我了，看这个够了。

侯：哦你的历史来的啊？

吴：不是我的家属，你看他这边，南烟岁月，南安…你是不是，你住在哪裡？是不是青红灯那边？

侯：好像是啊，再下去一点。

吴：我看见你跟我们家乡一样一样的，你是漳泉人吗？就南安人啊…这本你拿去複印，複印…你看他这边写先知先觉赴南洋…你慢慢看，不用再问了，这个我的大哥我的二哥，这个我的老爸，当时我四岁的时候。这个我的家属，你看啊，你讲南安我这本借你看，呐日本侵占马来亚的时候，他有写你看。啊，这个我老爸。你晚上可以拿到三马路你知道吗？

侯：三马路？

吴：三马路这边，三马路那个油棒（油站）有没有？油站那边啊，你那边下去，那边角头一间啊有一个咖啡店一个 coffee house 啊，隔壁你给他印，你花

一点钱不要紧，叫他印一样一样的，一样一样比较多钱啦，有 colour 嘛。这个是我的…你讲南安，我这本就…本来我要送给你我没有咯。

侯：不要紧不要紧，我可以印的。

吴：哇，这个我得到的，我这本给你够了。

侯：哦，因为还是、还是要访问一点啦，因为要录给老师。

吴：ok，来。那麽政府也给我这些，这张，就是这张，我得到的 title，这本我借给你，你去複印了就还给我。家裡面还有什麼人？

侯：阿公阿妈。

吴：你拿给他看，可能他认识我，

侯：阿公中风了，阿妈不会看字。

吴：啊是啦，你爸爸呢？

侯：我爸爸啊？我爸爸住马六甲。

吴：啊？

侯：跑去马六甲了。

吴：马六甲？

侯：恩。

吴：叫什麼名？

侯：侯圆聪。

吴：啊？

侯：侯圆聪。

吴：姓侯的？

侯：我们家裡都是姓侯的。

吴：恩恩恩，不要紧不要紧，反正我们大家都是同乡人。

侯：这样你父亲是中国人吗？

吴：中国人中国来的。

侯：中国来的，就是讲你是在马来西亚出世的？

吴：我在马来西亚麻坡出生的。

侯：哦麻坡出生的。母亲也是中国人哦？

吴：有。

侯：也是中国人？

吴：我这边有…下面我们组团回去的。

侯：哦特地回去？找回以前的？

吴：带领他们回乡咯，

侯：哦，带他们回乡，

吴：这本，这本资料很好的，这本资料很好。花了很多心思啊，这个等于我们家属的历史了…

侯：因为也是要了解一些每个访问者的背景。

吴：可以。

侯：来做一些分析。

吴：这个就是我们组团回乡。

侯：哦，特地回乡。感觉好像每个都会蛮想回乡的哦？

吴：衣锦还乡泪满襟，这个我的孩子组团，带回去…

侯：带回去一家人？

吴：不是我们一家，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我的妹夫，我的侄儿，我的外孙，一个家庭派两个。他们不用花钱，我们全部我孩子出。

侯：哦。

吴：这本你慢慢看，要回去慢慢看。

侯：这样那时候日军来的那时候 194 多年的时候，你还很小啦？五岁？

吴：我五岁。

侯：刚好五岁？

吴：五岁。

侯：这样筹款的时候你也是没有印象？

吴：筹款我是我没有参与啦。

侯：听到风声哦？

吴：我知道他们是去筹款。

侯：大人去筹款？

吴：大人去筹啦。

侯：你有听到大人去筹，这样你父亲有参与吗？这个…

吴：恩？

侯：筹款。

吴：啊。

侯：你父亲有参与吗？

吴：当时啊？当时我看他没有。

侯：没有去筹可是有捐吗？

吴：有啦，多少我看也有，捐，有帮忙啦，我看有帮忙啦。

侯：华人都有捐啦？

吴：有啦。

侯：华人都会捐。

吴：多多少少有付出啦。

侯：那时候来到这边都是中国人都会想要捐钱回去，像你刚刚讲的，都回会想捐钱回去…

吴：对啊。

侯：帮忙抗日咯。

吴：啊。

侯：这样你还记得讲日军来的时候你们有听到什么风声吗？就是刚来的时候。

吴：日本来啊？

侯：啊。

吴：因为日本来啊他是很野蛮，看到东西就抢，看到女人就捉，啊，那么我们为了避免他的、他的…受到他的遭殃啊，我们全家人，很多啦，每个家人都跑到山顶去，避难。恩，山顶去避难。早上早早就要跑到森林里面去，晚上呢到了太阳下上才跑出来。

侯：哦，还有回来这样啦？

吴：有有有，白天不敢住在家里面。

侯：哦，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啊？上去山上。

吴：对啊。

侯：被父母带带你一起去？

吴：是咯。

侯：躲在山？

吴：整个乡村，村庄里面的人都跑啊。

侯：哦。这样日军还没有来得时候，你们就听到讲他要来？

吴：没有没有，日军来的时候我们住在麻坡，那么日军来这边要捉人要杀人我们就跑咯。

侯：哦。就知道有日军来了就马上跑啦？

吴：啊啊。就离开啦，离开这个麻坡，跑去山顶那边避难。

侯：跑去森林那边啊…这样还记得当时后的环境怎样？

吴：当时环境方然是很苦咯，没有东西吃，没有米，米粮很少，那么就去种番薯咯，种树薯咯，那边可以吃就吃了。那么日本侵占马来西亚这三年八个月嘛，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去庆祝胜利咯。呵呵呵…

侯：高兴咯他们一离开？

吴：当然高兴咯。

侯：恩，这样那时候有学校停办是吗？有影响到吗？

吴：没有没有没有办学校。

侯：完全没有？

吴：没有没有没有，逃命都来不及了，还要办学校。

侯：任何一间都没有开啦？

吴：那么后来他们离开了我们，我们就光复了，光复以后我们就办学咯。

侯：他们一离开才访？

吴：日本一离开，他们这些老乡贤，老一辈的他们就重整咯，开办学校

侯：这样他们日本军来的时候有没有讲好象强逼你们好像要学他们的语言啊…

吴：有有有，有叫他们学日本文，有一部分人懂得日本话，日本语。我是没有啦，我是没有去读。

侯：没有，就是他没有讲就是要逼你们一定要去？

吴：没有没有没有。

侯：只是要你们去学？

吴：啊，他有开办日本学校吗。

侯：哦，日本学校。

吴：啊，叫我们去读，

侯：然后你没有去？

吴：当时我还小。

侯：还很小啦。

吴：还很小。

侯：这样你有没有印象讲那些学日本话的有没有特别待遇？

吴：没有啦，我看…不知道啦，那个我不知道啦。

侯：那个就不清楚啦？

吴：因为我很短，三年八个月而已。

侯：可是还是很深刻因为他们很残暴啊？

吴：那么读的也不多啦，那时候读得也不多啦。

侯：有讲从谁那边听到什么经历吗？一些那个时候的事情啊，故事那些啊…

吴：讲一个故事啊？

侯：啊没有，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听到大人在讲，那好似后日本军来由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啊。

吴：呃，我知道的事日本军还没有进来马来西亚麻坡之前呢，很多商人啊，日本商人啊，他们是间谍，假装是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边的目的呢，去探听，去打听啊，哪一家哪一个人有那种抗日的心态啊，他们就有 record。还有呢，他们去乡村地带呢，哪里有桥，桥梁啊，有地标的啊，他们都记录起来。所以日本兵一来的时候，他知道哪里有桥哪里有这个沟。他们知道。

侯：哦，很快就知道？

吴：因为这些人都是间谍来的，这些人假扮做商人的啦，日本军还没有来他们就先来了，啊这个是故事我讲给你听。

侯：这个有人跟你讲，听到有人讲？

吴：我…这个是真正的事，不是讲的。当然是他们讲给我们听啦。

侯：但是这个好象书上面就没有，书上面好像比较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听到有点诶很特别那样。

吴：这个是真正的事情，这些人假扮商人卖布啊，卖什么家庭用具啊。他们随身带多一本，回去就记录了。今天我去 bukit pasir...麻坡在 sg. Sendok 经过那个桥，有哪一个地标，他们就已经做一个准备了。

侯：恩...

吴：这个是这个是，你要写这个，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事实的东西，

侯：这个也是我之前访另外一个了 uncle，uncle 有时候也有讲到这个事情。

吴：有啊？

侯：没有很多啦，他也是讲他也是听到是间谍。

吴：恩间谍间谍。

侯：诶，我就讲诶我们以为是华人是有间谍，可是他讲是日本人。

吴：为日本人做事情。

侯：哦，华人这样华人有吗？就是那时候...

吴：华人在日本来以后。

侯：哦，华人在日本来以后才会有？他们...

吴：被他们利用。

侯：之前是没有的啦？

吴：以前没有啦，以前没有日本人他们跟谁做？他们来的时候就投靠日本。

侯：哦，投靠日本啦？

吴：投靠日本人。

侯：日本已经到了时候他们...

吴：他们投靠他，投靠日本，那么日本给他好处嘛，给他金钱啊给他什么引诱他嘛。那么这些人的下场啊我可以告诉你，很惨！

侯：很惨？

吴：很惨！

侯：为什么？

吴：光复年后，这些被捉的啊，都被公审。公审什么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是亲眼看到的，那些汉奸啊，那些所谓汉奸走狗啊，出卖华人的这些人，出卖华人的啊，他们被吊在树上。

侯：吊在树上，吊死啊？



吴：吊起来在树上，公审，公司的公，审核的审。

侯：噢。

吴：公审啊。他就站起来有一个抗日英雄，他就做好象做指挥官这样：“这个汉奸要不要死？”我们大家：“死！要死！”

侯：哦，投票啊？

吴：公审，全部是人。

侯：哦，围起来看？

吴：围着看啦，啊围着看，公审。这个很…这个我知道对的没有错。

侯：你有去啊？

吴：我有看，我亲眼看到。

侯：吊死啊他？

吴：吊起来，这样吊起来。

侯：用手。

吴：这样吊起来（双手被缚状），那么我跟你讲啊，他就问：“这个叻要不要死？”“死！”大家全部喊死咯！“那么怎样死？”第一切掉他的耳朵，有时候挖他的眼睛，有时候剪他的舌头，我们对他也是很残忍…这样啦。

侯：你也是有看到他们行刑的时候啊？

吴：我那时候有跟着他们讲死！死！

侯：你那时候还不知道可是你跟着他们讲？

吴：当然我们很痛恨他们吗，他害死很多人吗，他们通过他们的情报…

侯：他们出卖华人咯。

吴：出卖华人啦。

侯：就是绑住手挂在树上，问怎样死？

吴：恩，地点在这个麻坡的这个 tanjong（黄金丹绒）。

侯：Tanjong 啊？

吴：Tanjong 那边。

侯：那个现在是休闲区那边啊？

吴：那个大榴莲那边。

侯：那个大榴莲？那边有树么？

吴：以前有！

侯：以前砍掉了啦？

吴：啊。以前那便是海边来的叻。

侯：哦。

吴：我给你很多资料哦？

侯：有，这个特别，不知道的，课本上面没有看到的。

吴：他们不知道的，很少人知道的。

侯：我就是要找这种比较不知道的，可是又是事实的。

吴：新鲜的啦。

侯：因为很重要嘛，这些东西你们没有讲，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

吴：你写好了以后要给我…

侯：我写好了我寄一份给你们，等我整理好之后。

吴：不要紧不要紧，我 anytime！

侯：哦，就是那时候其实是真的有汉奸啦？就是出卖华人…他投靠日本人…

吴：啊。

侯：本来是在麻坡的啦这些人？

吴：这些都是麻坡人。

侯：这些汉奸都是麻坡人？

吴：就是麻坡人，他才熟悉这些人吗！

侯：哦。

吴：谁谁啊，一个家庭有几个成员，他叫什么名什么，他们过去怎样救赈啊，他们才知道…

侯：他报给那个日本人听？

吴：啊？

侯：他报给日本人听？一个一个都报出来？

吴：应该是啦。应该是啦。哦，你的资料特别多了真的。

侯：我也是有听过之前我问的那个 uncle 他讲哦，他是有听…不懂是听到还是看到讲日本人会藏、好象是躲在树上啊，杀那些印度兵？

吴：恩。

侯：有这种，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吗？

吴：有！有！当时有这个事情。不过我就没有这个听…我就没有这个资料啦。

侯：哦。

吴：我有听说，因为当时不是说很多兵叻，有印度兵，kuruka，有这个英国军团…

侯：都是这样子躲住杀他？

吴：他们这个战争的时候他们用尽很多办法的。

侯：很乱。这样会不会讲日本兵进来的时候好象随便乱杀无辜？

吴：是啊。是乱杀啊。

侯：就是看到就喜欢就开枪？

吴：也没有这样啦，我看他们如果…看你的运气啦，你的运气不好给他捉去就给他捉了…如果运气好就逃过关咯。

侯：这样的哦？

吴：有时候，那好时候我还有一个事实啊，要过关的时候，他们的…拿着枪，拿着枪这样拿着，guard house 啊，一个 guard house 拿着枪。我们从这边走过去，走到这边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讲…我们要跟他鞠躬才过去。

侯：哦，要这样的啊？

吴：啊，如果你戴帽子，你没有拿下来，他就…嘘！就跟你刺死！

侯：哦他那个…

吴：你要拿帽子起来很有礼貌的跟他行个礼。

侯：哦。

吴：啊。跟他那个站岗的日本兵啦。经过…你这样写，经过站岗的日本兵，人民必须向他行礼，鞠躬行礼。

侯：不管是什么种族都要啦？

吴：啊，他有一个站一个站嘛。一个军营啊，外面就放一个站。不要给你这些外人，他说我们是外人吗。我们是中国人这样。他看你这个怪怪他就问你咯，搜你的身。

侯：这样的哦，不用…这样那时候的人都没有什么…

吴：不敢啊，不敢出来。都是不要出来。而且女的啊，要剪男头发，女的…

侯：剪男装那样咯？

吴：剪头发，打扮男装，穿男人的衣。

侯：不然会被捉去？

吴：不然他捉去咯，他喜欢 nyonya，那个…姑娘姑娘姑娘，where is 姑娘？

侯：他这样子讲话的啊？

吴：姑娘就是我们华人讲姑娘咯，他意思说我要姑娘我要姑娘。

侯：他会讲英文哦？

吴：姑娘啦，不是英文啦。姑娘就是我们华文吗，女人叫姑娘吗。

侯：哦，叫姑娘啦，日本叫女的叫姑娘啦。

吴：日本人叫女人叫姑娘啦。

侯：恩，所以那时候要跟站岗的日本兵鞠躬也是你自己也是有经历的啦？

吴：有有。

侯：还很小啊那时候？

吴：因为我们陪伴我们的妈妈，跟着我们的长辈过关，也要跟他们行礼。

侯：小孩子也要？不懂事都要？

吴：啊？

侯：就是小孩子不管几岁都要？

吴：也要。

侯：如果没有跟他鞠躬就是死？

吴：要看你的运气咯，有时候他放你过关有时候就给你麻烦咯。

侯：这样有没有讲听过讲，女的麻坡人有遇过什么事情吗？

吴：就是这些早期有，有筹款的，这些、这些、这些…烈士咯，这些爱国华侨啦，爱国华侨，不是烈士。这些爱国华侨的家属啊，都受到残杀，爱国华侨。

侯：不管，就是连…只要你参加，你全家就…

吴：他不知道你有参加没有参加。

侯：他捉了就是？

吴：有时候就是汉奸偷报咯，诶，那个 mr Goh 啊，，汉奸讲就是爱国华侨，就去捉你咯。

侯：哦。

吴：就是靠这些汉奸打小报告咯，

侯：要不然应该不会死那么多人是不是？因为我知道的是，你刚刚有讲到麻坡是筹款模范区，这个也是蛮红的，老师也是有提到，但是没有什么资料，就是不多啦，近年比较多，但是还是没有吗，因为可能是中心的人物核心的人物都已经被杀掉了，所以才没有资料，所以现在做这个就是老师就是，就是希望我可以留一份给后面的人继续研究这样。然后，这样当时都死很多人，学校又停办，会不会讲麻坡是这个模范筹款区的关系哦，死更多人比其他地方？会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因为麻坡筹钱很多吗，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哦，比其他地方死更多人？

吴：对啊。这个原因啊。

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其实。

吴：这个原因。因为麻坡是模范区来的吗。筹款的模范区。所以日本来的时候这些爱国华侨都是遭殃。

侯：我想问一下哦，有没有听说关于武汉合唱团的事情？

吴：啊？

侯：武汉合唱团。

吴：有。

侯：可以讲一点吗？

吴：武汉合唱团呢…有来麻坡演出，大概两次啊。也是来这边宣传这些爱国活动啊，也为这些人做拯救工作…

侯：抗日这样而已啦，他其实只是来表演，然后筹款这样啦，并没有讲做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啦？

吴：对对，没有没有，他们演出的地点就是三马路，三马路叫做新民…新民…新民舞台。

侯：新民舞台。现在还有在吗？那个新民舞台。

吴：现在改装了，人家卖电器。

侯：哦，那间电影院这样啊？

吴：电器那边啊，里面还有啊，里面那个，你自己看一下，里面那个，那个舞台还在！

侯：还在啊？

吴：布幕还在。

侯：哦，留到现在啊？

吴：还在还在还在！武汉合唱团来的时候，他是借用这个电影院。

侯：哦，电影院。

吴：这个是电影院来的。不是当时的舞台，他是借的，借这个电影院。

侯：以前这个电影院就有在了啦？

吴：有有，很久了咯。

侯：哦，还不知道哦。

吴：电影院演出，那么这个电影院到现在还存在。

侯：就是那间卖电器，那个…就是那间卖电器有点暗暗的？

吴：啊对！你进去里面看，你可以说要买电器你进去里面看，那个舞台还在，上面那个布幕还在，到现在还在。那天 CCTV 来我们带 5 他去看。

侯：哦，这样他那些布幕是那时候存到现在的啊？

吴：布幕没有啦，拆掉了，只是那个壳！

侯：壳还有在啦？

吴：剩下壳而已。

侯：他们借他地方来表演这样。

吴：现在租给这个卖电器的。

侯：这样会不会讲，在这个武汉合唱团来之前，这个华人，麻坡华人都已经在筹款了？

吴：是啊！已经筹款了。

侯：然后他来的时候筹款更多这样？

吴：嗯。

侯：这样你会不会，你个人啦，你现在是在麻坡出生的嘛，你会不会觉得中国是你的祖国？

吴：会啊！

侯：你觉得中国是你的祖国这样啦？

吴：我不是说祖国啦，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中国。那么，我们跟家乡的关系很密切。

侯：这样你知道这些事情，日本人来，你那时候还小应该会很生气吗？

吴：谁？

侯：你会觉得很像、很像…怎样讲啊？很生气？就是日本军来的时候啊…

吴：啊。

侯：即使过后你长大了，你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吴：比较不会啦。

侯：比较不会啦？不会有这种感觉？

吴：只是我的家属没有什么损失啦，人命方面呢，财务方面呢也没有什么损失。

侯：哦。

吴：只是我的老家我的店被他炸，炸、炸掉。

侯：老家，麻坡的啊？

吴：在麻坡二马路。

侯：二马路？

吴：二马路。现在的马来亚银行隔壁，现今的马来亚银行隔壁，那间就是我的。

侯：以前啦，被炸掉？

吴：炸掉。

侯：炸弹…轰炸？他是随便炸然后炸到你…然后怎么办？那时候没有事情？

吴：没有用，等到…等到日本人跑了，然后重建。

侯：哦。那现在还有…那个店没有用了？

吴：有，那个店重建啊。

侯：日本人炸掉，炸到空空啊？

吴：炸到空空。

侯：他是知道是人家住，还是他是随便这样选？

吴：那时候租给人。

侯：哦，租给人家。

吴：我们住楼上，下面租给人。

侯：哦，算是倒霉啦？

吴：呵呵呵。

侯：还是他是知道是华人的才炸？

吴：不是不是。他是…飞机来了他就乱乱…boom boom boom…

侯：哦。幸好没有事情哦那时候。

吴：我们当时听见呜呜呜呜…这就是那个，警报就响啊。警报就响我们就快点逃难咯。

侯：是那个飞机的警报声啊？

吴：不是。地下的，我们古代时候，好象英国兵来时候…

侯：哦，有安一个东西？

吴：就是警报啦，警报一响就代表飞机来了来了。

侯：还会提醒你们飞机来了。

吴：他哪里管，他乱乱炸乱乱轰…他不管你的。

侯：那好似后好象受损蛮多的麻坡。

吴：你说你刚才有另外一个人访问是谁啊？

侯：呃，他是 Bukit Pasir 那边范、范仕铜老先生。

吴：范仕铜啊？几岁人？

侯：八十八。

吴：哦，我知道。你那我的相片去可能人家知道。

侯：哦，因为那时候他也是讲他资料不多，他也是有介绍你这样子啊，然后我讲不要紧啦，大家讲一点。

吴：谁叫你，谁介绍你去范仕铜？

侯：呃，福来。

吴：啊？

侯：福来，中国报。记者…

吴：呃…刘福来啊？

侯：啊。对。



吴：刘福来的头脑很灵活的。

侯：我以前在那边实习嘛。

吴：啊？

侯：我在中国报实习。

吴：学习工啊？

侯：啊，就是三个月咯。然后他就跟我讲，有谁啊可以访问，然后有遇到那个永财 uncle，他也是有讲。

吴：永财啊？

侯：星洲那个…

吴：星洲永财啊。

侯：啊，他也是有讲几个人，也是有听到你的名字啦。他就有跟我讲然后叫我来找这样子。我就讲看有什么就你们可能不记得，但是我问然后你们就想到啊，然后就可以…我觉得很特别，有些东西是我们书上面看不到的…

吴：看不到！这些东西你看不到。

侯：对，以前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才没有放进去。

吴：讲起来永财也不懂啦，那个中国报这个也不懂啦，新的，比你高一级而已啦。

侯：哦。

吴：他们也是后期的…

侯：他就是介绍咯，讲你们应该会有经历过，叫我来问你。

吴：两个而已啊？范仕铜跟我？

侯：呃，我还有找到一个，颜其仁先生，明天访问他。

吴：颜其仁啊？

侯：啊。

吴：刚才不是跟你讲那个咯。

侯：啊，就是明天、明天…我刚刚打电话给他，他约我明天啦，明天才访问他。他也是，应该年纪也是蛮大了啦。

吴：八十八。

侯：这样跟那个范仕铜其实一样…

吴：八十八。他 1928 年出生。他是我的老…

侯：朋友？

吴：很久的啦。

侯：很久的朋友？呵呵呵…

吴：他的公司也是我跟他安排的。

侯：哦。也是退休了的？

吴：他曾经做校长，做过英文老师，做过督学。

侯：哦。

吴：他讲话 slow slow 的叻。

侯：呵呵呵…

吴：哈哈…不像我乱乱来的。

侯：不会啦。真的很强壮你们。

吴：很丰富哦我给你东西？

侯：嗯。哦还有一个是我听到讲关于香蕉钱的。因为那时候他们讲，日本兵来的时候是用香蕉钱，可是，只是那三年里面有用，后来就不值钱了是吗？到处丢那个香蕉钱…

吴：什么？

侯：那个他们的那个钱啊，纸钱啊。日本人的那个纸钱。

吴：纸钱啊，你找到吗？以前很多！

侯：现在很难找了？

吴：哎哟那么久了，我们哪里有收藏？我们用什么装呐…用那个、那个那个…有一个大大个的的、的布袋。

侯：布袋？

吴：用布袋来装的。

侯：为什么？

吴：呵呵，太多。他的椰树标，椰树标。他的那个钞票是椰树标的。

侯：椰树。

吴：我还记得。

侯：什么叫椰树标？

吴：哎哟以前很多，哎呀占地方全部拿去丢掉烧掉。

侯：烧掉啊？

吴：烧掉咯。不可以用吗，那个日本过了没有要怎样…

侯：哦。只有那个时期可以用啦。

吴：之前可以。

侯：呃，之前那个范老先生有提到是说，好像有一些是…我不懂啦，他的经历是他会有讲到有些人，就是很多死人吗那时候，麻坡随便好象就会看到死人啊，他们那些衣服啊什么啊会不会给人家拿去？

吴：那个我不了解不太清楚。

侯：不了解啊？

吴：不太清楚。

侯：还有一些是，家里是不可以存，听讲家里是不可以存一些武汉合唱团的那些东西？

吴：我要举一个例子啊，那个日本兵多么残暴啊，有一个我的亲戚，我有一个亲戚啊，他跟我一起逃难，逃到山芭里面躲起来，他手上抱了一个孩子，大概四、五岁，大概四岁这样啦。那么他就给日本兵发现到，给他捉出来。

侯：捉出来？

吴：他躲在那个树丛，树林里面啦。那么给日本军捉出来叻，抓出来啊他的手抱住孩子。他抱着孩子。那么呢，他的爸爸啊，日本兵就…这个我亲眼看到的，那个，用那个刺刀啊，刺下去，那个大肠啊肚子啊…那么他的孩子啊，他跟他丢在上面，下来也是跟他刺。

侯：啊？

吴：刺了啊，也是这样，很残忍。这是真正的故事，不是制造的。

侯：这个是你亲眼看到啦？

吴：啊，我有看到。

侯：真的这样残忍？

吴：因为我看到怎么样讷，他去的时候我们要出来收尸吗…

侯：哦。

吴：当场杀得的我没有看到。

侯：当场没有看到啦？

吴：啊。后来日本兵跑去了，我们就来收尸啊。

侯：哦，你们帮他收尸？

吴：收尸啊，肠啊…我不是讲我小小咯，我看啊，看他们在努力…

侯：也是、也是很可怕。

吴：肠啊肚啊，全部…

侯：跑出来啊？这样他割很大咯。

吴：好象刺的，刺。

侯：一直刺一直刺？

吴：枪不是前面、上面有一把刀嘛，插在上面的嘛，这样…这个是真正的事实。

侯：哦，他抓到就是杀掉…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啦？

吴：可能他是以为为什么你要躲？为什么你要跑？

侯：心虚？

吴：你这样给我抓住我就给你教训一下咯。

侯：还有这样哦，哎哟！

吴：为什么他、为什么中国那个、那个什么东西啊？那个…哪里啊？…南京大屠杀！为什么会杀到那么多人？就是这个原因啦。等于一样一样咯。

侯：嗯。

吴：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土人太多了。这边就比较少。

侯：小地方嘛，但是以小地方比例来讲也是算死很多人了。

吴：一样一样啦。你有到过南京你就知道了，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

侯：太过残暴了。哦，他们也是有提到就是有讲到日本兵里面也是有台湾人。

吴：有啊。

侯：不只台湾人还有别国的人？

吴：有啊。所以为什么日本兵有台湾人呢？这个是不在我这边，我是知道的，因为日本、日本兵去台湾，占领台湾的时候啊，很多台湾人嫁给日本人。

侯：哦。

吴：他们每个省生的孩子去读…因为日本统治台湾很久嘛，那么他们就读日本文咯，讲日本话咯，这样。

侯：哦。我也是有听到讲说日本军有分两种，一种是他们的皇军，比较残暴啊。然后普通日本军好像没有这样…

吴：这个我们不清楚，他们都是叫皇军皇军。

侯：都是叫皇军啦？

吴：我们哪里知道他的分别在哪里？

侯：来就杀人了？

吴：你满载而归了现在。嘿嘿…

侯：这样那时候，哦那时候你还很小。这样如果你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你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看法，比如说，你自己的想法啊感受啊？看到这些…

吴：没有什么感受啦，知道这个历史而已。

侯：就是感觉知道而已。

吴：知道日本的人很残暴咯。…你出来还要做记者的啊？想出来做记者？

侯：不确定还在想。

吴：啊？

侯：还在想，有想过啦但是还在考虑。

吴：做记者有挑战性。

侯：太挑战性了，我怕我做不来。

吴：啊？

侯：我怕我做不来。要去跑很多地方这样。啊，对了，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印象当时的一些服装啊…

吴：服装啊？

侯：嗯，普通人的服装。有吗？日本人的服装。

吴：我没有印象。

侯：没有印象？

吴：这个我不了、我不太清楚。

侯：只是知道日本兵进来的时候…应该也是没有正面遇上吧，除了跟他们打招呼…

吴：没有没有没有。

侯：没有遇到太过凶险的时候，除了跟他们打招呼…

吴：有遇到就跟他们行礼咯。

侯：哦。

吴：过关跟他们行礼咯。

侯：他们每个都有带枪的啦？

吴：每个都有。每个都有带枪。

侯：不管是走在路上的，还是…

吴：都是带枪。

侯：有没有带枪的？

吴：没有。他们不是个别个别出来的，都是一对一对出来的。

侯：哦，不会讲一两个一两个出来？

吴：不会不会不会。

侯：哦，这样他们是走路还是踏脚车？踏脚车还是走路？

吴：有走路的，有踏脚车…有踏脚车，交通工具。他们交通工具是踏脚车的，我们那时候哪里有汽车？

侯：哦，那时候没有车吗？

吴：很少。他的军官才有机会坐车。

侯：他军官应该也是没有、没有看到的啦…

吴：而且的那个是我们路不好，交通不方便，不像我们现在。

侯：他会讲跟你们对话吗？日本人，跟你们当地人…

吴：不会啦。通过这些汉奸咯。他们跟他接触久了就多多少少，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侯：哦，他们对华人跟对其他马来人印度人有不一样吗？

吴：他主要是华人。

侯：主要是针对华人啦？

吴：主要是针对华人。

侯：因为这个也是不确定啊，所以有些是讲针对华人多一点。

吴：多一点啦对。

侯：可是他对马来人跟印度人也是会这样吗？杀人啊…

吴：那边我不太清楚。

侯：但是华人会很怕…

吴：对。

侯：就是跑进深林里面，可是他不会讲派人去森林里面找咪？

吴：不会啦，偶尔他们会进去，看你的 nasib 好不好咯。那么进这个森林里面，那个树丛很多，他就拿那个枪随便乱插咯，你给他插到就完蛋咯。

侯：哦这样哦。

吴：好像你电影看得一样一样。

侯：哦。

吴：你明天几点去颜其仁那边？

侯：十点吧…

吴：这样你跟他讲有来我这里。

侯：这样应该差不多了。有什么，这样还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吴：没有！

侯：就是这些？

吴：完了。

侯：完了啦？

吴：呵呵呵…

侯：这些都结束了是不是？我看一下啊…这样所以那时候你的家人都没有受到财物跟人命的…

吴：没有没有没有。

侯：只是有一些这些印象…

吴：跟着逃难就是了。

侯：就是跟着逃难。

吴：有的吃就吃，没有的吃就饿肚皮咯。

侯：这样啊？真的会饿啊？

吴：嘿嘿嘿…

侯：真的没有东西吃哦？对，我想到一个问题，有没有讲家里人会不会被抓去做劳作？

吴：谁？

侯：家里人会不会抓去做劳作？就是帮日本兵打工。

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帮过日本兵。

侯：没有不是帮啦，就是他们会抓人去…做工？听讲。

吴：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咯。

侯：不一样啊？

吴：不一样咯，那个他是这样。我知道。他当时有招募一些自愿的人啊。

侯：自愿啊？

吴：啊，那不是抓的，自愿，你自己卖身啊。自己卖给他的。

侯：哦，不是抓的啦。

吴：不是，有些是…我好像记得是自己去卖身啊，因为我自己的舅父是卖给他，卖出去，他抽鸦片嘛。他抽鸦片没有钱就出去卖身，被派去哪里呢，缅甸那边。

侯：这样远啊？

吴：缅甸那边做铁路啊。

侯：哦。

吴：有一部戏你知道吗？The River Of No Return…River Quiet…在中国和缅甸的中间有一条河，有一部电影拍那边做题材的。那个可能颜其仁就知道。

侯：就是他们大多数是卖身，有钱拿的啦。

吴：自己卖自己咯。

侯：自己卖自己。抓是没有啦？

吴：不知道哦那时候有没有抓。可能也是有。

侯：还有一个是大肃清的事情，就是检举啊。

吴：啊？

侯：检举啊？

吴：我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



侯：这个就没有遇到啦。

吴：我没有经历过。

侯：这样应该暂时没有什么了。

吴：以后你还需要的时候才打电话给我咯。

侯：好。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漏什么东西，诶，听到很有趣的经历，诶还有一个是当时麻坡的环境应该跟其他地方是差不多的是不是？

吴：麻坡的？

侯：就是它的经济也好啊…

吴：哦，那个经济不用谈啊，我不懂。不同背景，不同时代，怎么说好还是坏？

侯：不同背景不同时代，怎样讲？

吴：那时候逃难是在战争期间…

侯：连商业什么都没有啦？

吴：哪里有？谁敢做生意？！

侯：连做生意都不行？还有一个就是国旗的问题…

吴：国旗什么问题？

侯：日本军会叫人挂旗啊？

吴：挂那个日本国旗咯。

侯：强制你们挂？

吴：啊？

侯：他一定要你们挂？

吴：好象是啊。反正那时候也没有马来亚国旗，中国国旗也不能带，我们当时有挂就是挂中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咯。国民党的啦。这个我看没必要啦，你没必要写。这个没有什么东西跟这个没有牵连的。

侯：这样应该没有什么了，谢谢你。

#### 附录（四）编码 003——颜其仁访谈逐字稿

i. 编码:	003
受访者姓名:	颜其仁（颜）
年纪:	87岁

采访者姓名:	侯莘怡 (侯)
日期:	2015年7月28日
时间:	下午3时26分至4时48分
地点:	6, Taman Sentosa, Jalan Kedua 84000 Muar, Johor
访问语言:	华语

访谈内容:

与受访者介绍访问内容，并签订访谈同意书。

侯：你全名是颜其仁是吗？

颜：颜其仁。

侯：然后，今年几岁？

颜：今年啊，实岁，实际年龄是八十七啦。

侯：算八十…

颜：八十七，我们华人讲是八十八叻。刚好昨天是我的生日，昨天是我八十七岁生日。

侯：哦，恭喜恭喜！这样子，教育程度，你是有读到，那时候有读到？

颜：我的程度是吗？这个从战前讲起，我 1941 年，日本来的那一年，我在新加坡华中、华侨中学读初一啊。那么那一天我们在考试之前的前一夜，日本来炸新加坡军港，我考了一科卫生，我的父亲刚好出去新加坡，所以他就载我回家。直接载，从新加坡载来麻坡。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搬去我们的树胶园里面，在树胶园里面我住了三年八个月。

侯：住在里面啊？

颜：树胶园那个屋子啊。我们是大园丘，那个工人房，office，我就住在园丘那边。那个时候我就申请那个芭地啊，种吃的芭地，我就在那边种。那个时候大概是十四岁这样。我在那边种植啦，木薯番薯这种。到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才搬下来，搬下来麻坡。搬下来麻坡大概 1945 年啊，小学就复办，那么 46 年就办初中，中学也办了，我就，因为我那个时候，战争之前我是读华侨中学初中一，所以战后我们跟校长，陈人浩校长，商量说我们年龄很大，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试读初中三，他就答应。我就读初中三读一年。47 年的下半年，我们读高中一，高中一开始的时候有九位同学，要结束的时候剩下六位，因为有三位退学，所以 47 年呢，我就转去英校读。英校读三年，50 年毕业九号，那么 51 年呢我又去那个檳城的钟灵中学，我想要读他的高中三，想要拿一个华校的文凭，我们的校长陈人浩跟钟灵中学的校长陈充恩非常默契，他介绍我去，陈充恩他说，很对不起，因为毕业

班他不收那个学生，所以我只好读高二。我高二读了三个月，那时候政府就抽这个青年当兵，好象国民服役这样，那时候钟灵的学生有很多是泰国来的，很多是印尼来的，很多是南马上去的，全部都是退学，因为怕被抽到当兵，所以大家就退学，差一点呢那个学校办不成。后来政府就改了，学生不抽，那时候很多学生又回去。我呢因为中化缺少一个英文教师，我有读英校三年的，所以我就进入中化小学当教师。那 56 年我参加英文师训，59 年毕业，1961 年的时候，华小他是说你要当作私立学校，还是政府的国民型中学，我们中化不接受国民型中学，所以就是独立小学，那么我们呢，因为我们有受训，受训了是合格教师，可以有年工加俸，所以我们不得已啊，几位英文老师有受训的都转到英校去教。我从…年开始，我就在英校教书。那你现在要知道日本时代的事情。日本时代的事情呢，我刚才讲了，呃，日本投炸弹的第二天，我就搬到我们的 estate 去住。其实日本炸新加坡的时候，英国的两艘军舰给日本打沉，一艘军舰是威尼斯，另外一艘是击退好，击退，打击的击，击退，一天给他打沉两艘船。那么他们进攻，日本兵进攻马来西亚，是从上面北方那个 Kota Bharu 那边下来的。他们没有什么军车啦大炮这类东西，没有，他们是骑脚车，骑脚车的。那么英国啦有兵有大炮有新车，不过他们没有打就逃，所以将那些大炮军车留给日本用。日本兵他打前锋的他都路都很熟，园丘的小路他们也熟，这个可能是根据他们有在战争之前啊，他有一些日本人你人在这边做生意，他们大概是做这边的间谍啦。所以路怎样走，路途地图他都画的很清楚，所以他们一进攻马来西亚，很简单的骑脚车一个市镇占了又在在一个市镇。那些印度兵啊英国兵，枪丢了就跑，抛掉那些枪就撤退了，退到新加坡去。那么那些枪支呢，有的丢在路上，那么一些人就去拾起来，藏起来自己用，那些人就变成了坏徒，所以在乡区的那边他们时常用那些枪打抢，你不给他钱，他用刀割你的肉，那么放盐在上面，痛得不得了。这样差不多一两个月啊就打到新加坡，新加坡…差不多是 42 年的二月十几号新加坡就失陷。马来西亚那时候叫马来亚跟新加坡全部给日本管。

那么日本管了以后，他就召集一些侨领，原来的侨领，原来的侨领前身都是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的人。那些人一直鼓励民众捐款，每个月交那个月捐，那钱寄到中国买枪弹跟日本打。那么日本占领了这个马来西亚，就要对付这些筹赈会的那些人啊！麻坡的筹赈会，麻坡那时候是全马来亚出钱最多的，柔佛洲是马来亚第一大洲出钱最多的。柔佛洲里面麻坡是第一个，所以麻坡叫做筹赈模范区。那日本来到麻坡，他就召集那些筹赈会的委员来开会。开会是在漳泉公会那边开，四马路那个漳泉公会。

侯：哦。

颜：开会那天，七个常委，六个还是七个啊，被抓，好象是六个，被捕啦。第二天，又有另外的六个也是理事，不过不是常委，不是常任的委员，不是常任的理事，是普通的理事，所以麻坡一共抓了差不多十二个。那么这些人呢，他抓到 Batu。为何 Batu，因为 Batu 的侨领也是和麻坡一样，同样被抓。那些侨领就抓去那个处死啦，好象是在 Batu Pahat 送加兰路那边，那条路一个旁边一个树胶园那边，就那边将这些枪毙。我父亲是里面的一个。我父亲叫颜迺华，颜迺华，迺是一个向，向东向西的向，还有一个走

旁，一个向下面一个走旁，是那个逃走那个边啦，叫颜迺华。他也是第一天被抓的六个里面的一个。那么被抓一个礼拜之后，他又来抓这些家眷，家眷，每一家每一个侨领的家眷他来抓，他在开会的时候他给每一个侨领一张纸，布告，是说这一家是良民。其实这一张纸的用意就是说这是他们要的人，我们也不晓得因为他写良民，我们以为说兵士以后会来吵闹，所以我们就贴在门上，他看见门上有那张纸的，他一家一家去抓。抓那个家眷，有很多整家的家眷被抓，有的甚至住在那一家的，跟在一起住的，也无辜的被抓去。他们抓了这些家眷呢，就去 Parit Bakar 那一边，抓去那边杀头了，枪毙了。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啊。因为，呃，罗美东那个罗校长，二马路角头那个，现在的公益金铺那边，上头是卖药的。抓到了他们那边就转到了海边，应该是抓我们。我们的是树胶公会来的，大马路树胶公会啊，呃，隔壁啦。他的军官啊经过我们的家，他忘记停，他走到更前面的，抓那个郑文柄也是另一个侨领。那么军官的车在前面停，那么兵士的车要抓我们的军车，在我们的门口稍微停一下，就看到军车在前面，看到他军官的车，所以他们也跟着、跟在那个军官的车后面。那时候我们就趁机从后巷逃走，所以我们一家没有一个被抓，只有我父亲一个。那时候很多家的家眷，很多侨领的家眷，都被抓了。就是租房子在那个房子里面的也是被抓，他不分皂白，凡是在那边的都是抓。这些人的尸体呢，战后才挖起来。挖起来就运到 Batu Pahat 那个送加兰路那边去做那个公墓啦。每年的三月十七号就有各地的社团代表有去那边公祭，到现在都是有继续的做。日本时代很少汽车，因为油找不到油。多数都是骑脚车的，他们要载货呢都是用牛车，还有日本时代那个车有的改装啦，改装变成炭车，烧炭的，他车旁边放一个火，里面放炭，烧炭也能够使汽车走，不过现在不晓的会不会这样做。那时候叻，汽车装那个炭，烧炭来发动汽车。日本时代生活很苦啦，没有什么生意，多数都是务农，种东西来吃来卖这样，植物呢，大多数都是树薯跟番薯。

侯：呃，我想问回去关于你职业我可以写成教师吗？

颜：什么啊？

侯：你之前做的工作…

颜：我 1950 年毕业了啊，51 年就去檳城钟灵中学读半个月，因为要逃兵役就回来，回来四月刚好有个空位，我就在中化小学教英文。1956 年我就转到中化中学去教。

侯：这样你的宗教信仰是？

颜：呃？

侯：呃，宗教信仰是什么？

颜：宗教信仰，我没有信仰，我家庭是信佛教。

侯：哦。

颜：所以他们有拜我跟着拜啦。

侯：哦，其实你本身是没有很讲…

颜：我个人我是没有信什么啦。

侯：哦。

颜：家里面是信佛教。家里面有拜祖先我也跟着拜这样。

侯：哦。这样你父亲他是中国人吗还是？

颜：我父亲是中国来的。

侯：中国来的啦。

颜：18 岁的时候就来。

侯：然后你是在麻坡出生？

颜：我在麻坡出生的。

侯：母亲也是？

颜：母亲也是中国来的。我父亲来了一两年之后，母亲才来。

侯：哦，这样那时候日本兵来的时候你几岁啊大概？

颜：呃，日本兵来的时候我是十四岁这样。

侯：十四岁啦。

颜：华人岁数十四岁这样。

侯：你是什么籍贯的人啊？

颜：啊，福建永春。

侯：哦，福建永春。

颜：我这边出生的，不过我有回去我的乡下一次。

侯：中国啊？

颜：中国。

侯：哦。

颜：我有回乡一次。那时候啊日本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卖这个公债，公债像那个钱一样可以买子弹来抗日啦。那个公债，战后我去永春的时候我就讲这个公债带回去永春，那个公债呢，我们到永春的时候可以换回人民币的。换了人民币呢，我就将那些换了的人民币再垫出一小部分来做一个整数，送给那边的学校。日本南进的时候，全部的华人都有筹款叻。普通的人也有筹款，他们都有交月捐，学生啊是每天都交钱。老师拿一个香烟筒上面弄一个洞，每天一行一行去给学生捐钱。

侯：全部华人都会有筹款啊？可不可以讲一下之前筹款的时候有印象吗？

颜：筹款？民众啊，人民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徽章，每个月你有交那个月捐啊，他打一个交字。一月旁边一个空格给你打一个交字，你有交那个月捐就有，每个人都有挂一个徽章。你那个徽章没有交字人家就知道你没有捐钱。所以每个人一定要捐钱，多少都要捐的。

侯：有讲限定多少钱吗每次？

颜：没有限定，那时候工资很少，一个劳工啊一个月才十五块这样，老师十七块小学的，中学的二十五块一个月。

侯：一两块也是算交啦？

颜：一两块也算交。

侯：哦有交就有打一个交字？

颜：啊，你月捐有交他有打一个交字。

侯：哦，有没有讲比较平常是大多数人会交多少钱？

颜：不一定啦，我们做同学的，有的一分两分，一分钱两分钱，有时候五分，更富有的一角钱都有。

侯：哦，每一天哦？

颜：每天交，学生是每天交。

侯：哦，可是学生没有徽章啦？

颜：学生没有徽章。

侯：是那个比较大的才有啦？

颜：啊啊啊，对！学生交了，老师收集了就交给学校。

侯：然后学校才集合起来…

颜：嗯，集合起来才去筹赈会那边。

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

颜：学校里也有比赛，哪一班交的钱最多就给一个旗，冠军旗鼓励一下，这个有啦。

侯：这样你以前上课的时候也是有？

颜：我上课我做教师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了。那时候我 51 年才做教师。

侯：那时候你应该还是学生吗？

颜：啊？

侯：你还是学生是吗？

颜：我 51 年从钟灵中学回来，三月回来，四月我就做教师了。英文教师因为我读英校三年嘛。

侯：可是筹款的时候叻？那个时候…

颜：筹款的时候是刚刚，那个日本来之前。

侯：哦，来之前？

颜：来之前。

侯：你那个时候也是有参与这个筹款吗？

颜：参啊？

侯：不算正式参啦，就是可能有捐。

颜：我们是学生吗，老师每一天早上拿一个…

侯：一定要还是？

颜：一定要的。

侯：学生一定要给钱啊？

颜：你没有钱放就过啦。有钱放他就收集，然后每一行看那一行最多，班级里面也有比赛。

侯：就是看哪一班交最多钱？

颜：看哪一排咯，交最多咯。

侯：哦，那每个就会一直交一直交看哪一个。这样我想问那时候武汉合唱团来的时候你有机会去看到吗？

颜：最先来的时候武汉合唱团。

侯：最先来是武汉？

颜：那时候我父亲在那个表演那个晚上还有在台上讲话叻，我小时候我记得。

侯：还有在台上讲话？

颜：我父亲还有在台上讲话。

侯：在新民舞台？

颜：新民舞台对，那个是武汉合唱团。

侯：他来一次而已啊？麻坡…

颜：啊？麻坡来一次。那时候他表演都是唱歌啦。表演只有到最后表演一出戏，我记得那个戏的名字好象是‘梦的毁灭’。我记得啦，那个时候有一个美术家，叫做司徒乔，乔治的乔。

侯：乔迁的乔啊？

颜：侨生的侨那个人字边不要，他是美术家。那我父亲在上面讲话呢，他在下面画那个素描，用铅笔画很快的，几笔就画成那个相，用铅笔画。他那张像呢，他们拿去卖，我父亲以我母亲的名字买回来。那一张画我记得是买二十五块呢。那时候一个月的薪水才十几块叻，他将那张铅笔画买回来。那铅笔画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

侯：呵呵呵…

颜：那司徒乔是一个美术家。

侯：哦，那个钱也是拿去筹赈会啦？

颜：啊，对咯。那时候出钱最多马来西亚是柔佛洲，柔佛洲出钱最多是麻坡，我记得有出一本书啊，我忘了是多少，不懂是柔佛四十万还是四百万，如果是四十万来讲，麻坡就出了二十六万，如果是四百万就出了二百六十万，我看应该是四十万，因为那时候钱非常的大，应该是四十万，那么麻坡出二十六万。

侯：很多，占了一半以上。

颜：一半以上，那么麻坡就是模范区咯。

侯：其实那个模范区是谁给的？那个称号…

颜：啊？

侯：那个模范区啊是谁颁给那个麻坡的？

颜：因为你出钱多大家就给你一个名字嘛。

侯：哦。其他人…

颜：大家都承认麻坡时筹赈模范区，我父亲是主要人物里面的一个。武汉合唱团来了以后，又有一个是新中国剧团，也是麻坡新民舞台表演，那时候也筹很多。

侯：这样武汉比较出名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来的是吗？武汉合唱团。

颜：啊怎么样？

侯：他比较出名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来麻坡的啊？

颜：它是一个团啊。

侯：就是一个团来唱歌而已啦，和表演？



颜：是。唱歌有，唱了歌最后演一部戏，话剧。

侯：话剧，有印象是演什么的吗？

颜：我记得名字好象是梦的毁灭吗，我不很清楚，我知道有做一部戏。

侯：你有去看啦那时候？

颜：有有有。

侯：哦。

颜：新民舞台那边。接下来就是新中国剧团也筹了很多款，不懂多少。

侯：哦。他是比较后来的啦？

颜：比较后来的。

侯：然后日本兵就来了那时候？

颜：还没有。

侯：还没有？

颜：那时候是战后的了叻，武汉合唱团啊。

侯：战前他有来过吗？

颜：武汉合唱团啊…应该是战前。新中国剧团后来又有一个中国的特使叫吴铁城，中国的特使，也有来麻坡。

侯：他也是来筹款的。

颜：他来访问各个区域，这是中国派出来的特别的使节啦，叫特使。

侯：哦。

颜：那么到最后就是这个戴怀生啊，提名的这个戴怀生，这个也是中国来的。

侯：哦，也是中国来的？戴怀生啊？

颜：中国来的是两个啦。

侯：他也是有来啦？

颜：他也有来。这个是给他写。

侯：他们是战后的啦？

颜：这个应该是战后的啦，这本书是战后才整理的。

侯：哦，那时候哦有没有讲…

颜：武汉合唱团时候是日本没有占领这边，但是是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吴铁城也是日本来以前来这边的。

侯：他是日本来以前来这边的？

颜：对对。

侯：来访问这些华侨啦？

颜：啊啊，来访问这些华侨这样。

侯：交流感情啦？因为觉得捐钱很多回去了。

颜：啊啊。

侯：哦，这样子啊。你父亲也是有很热心去救中国这样，那时候，他们是自己自愿组一个筹赈委员会的啊？还是是？

颜：自己组成这个筹赈会。大多数是中华公会的那些理事啦。

侯：中华公会的理事？

颜：他们也是中华公会的理事啦。

侯：哦，你父亲也是？

颜：是，中华公会。

侯：中化公会算是给华侨的…

颜：华侨的，各组织的总会。

侯：只要是华侨，整个组织加起来。

颜：啊。啊他的会员都是各属的会员。

侯：哦。

颜：姓陈的，姓吴的，姓颜的，每个都有自己的公会是吗，中华公会就是包完所有的会。

侯：很大啊，很多人哦。

颜：你知道中华公会在哪里吗？国泰戏院旁边的那一间，对面梁南美，那个是卖玻璃卖什么的，后来这边是卖家私的也是梁南美，楼上就是中华公会。

侯：哦，他的楼上？

颜：楼上。

侯：他现在还有？

颜：现在中华公会还有啊。这本你有吗？

侯：有，我有一本。

颜：他里面写到很详细。

侯：啊，但是就想来问看看有没有什么细节啊…

颜：你可以参考里面，很多可以加入的。

侯：哦，我一定会参考，因为太重要了这本书。

颜：呵呵…

侯：我想问一下关于一些是日本兵进来的时候哦，你讲你去那个橡胶园，树胶园躲吗，三年零八个月啊？

颜：对啊。

侯：就没有回你的老家啊？

颜：没有什么？

侯：没有回来就是…

颜：麻坡啊？

侯：啊。

颜：有时候有下来，但是住一个晚上就跑回去咯。

侯：很远是吗？很远啊那个树胶园？

颜：树胶园离这边二十英里。

侯：二十英里。

颜：二十英里。

侯：以前你是住在大马路那边啊？老家。

颜：对啊，大马路现在以前东山，卖药的是吗，那间就是我们的店。

侯：哦，以前啦？

颜：我们从前是开那个树胶店。

侯：树胶店哦？

颜：树胶店。树胶的九八行，什么叫九八行？人家的树胶都寄下来，你那边买树胶的就来，每一间的店来投标，看这个的价钱你出多少，另外出多少，谁出高的价钱就卖给谁。那我们那种生意就叫做九八行。高不也（福建话：九八）。

侯：哦。

颜：九八行。树胶的九八行咯，九八行就是所有的胶园主，他们把树胶寄来我们那边，我们代他们卖。

侯：帮他们卖？

颜：因为他们来的是投标，价格是最高的，所以他来寄我们卖呢，他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而我们抽他一点点的钱。

侯：哦。

颜：我们做的生意就是这样，代人家卖树胶。

侯：那时候住在那个树胶园啊，会不会讲很辛苦？

颜：不会很辛苦吗。

侯：有住的地方，有吃的…

颜：有住的地方，我在那个那个种植的那个园地啊，离开树胶园大概是两英里啊，我每天骑脚车去种植地那边种植，半天或者是一整天才回来。

侯：哦你自己去啊？

颜：我自己，我当时十五、六岁了。

侯：家里还有很多…

颜：住在树胶园里面，不过过去那个农地那边耕种。

侯：哦，全家一起住在…还是你？

颜：全家住在树胶园里面。

侯：哦。这样那时候有没有讲正面看到日本人啊？或者是遇到，在他进来的时候？

颜：日本兵抓我们家眷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命令是说要抓，隔了啊他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不闻不问啊，也没有说我们住在哪里要不要再去抓，没有。差不多要投降的时候，他们就打听我们住在哪里，因为他们要投降，想要利用我们来帮他们脱罪，我只记得要找我们这些家眷，不过我没有下来。

侯：可是他都已经杀完其他家眷了。

颜：有的家眷还在吗，有的都去了一两个成员，家眷还有在的。

侯：哦。

颜：不过有的真的是全家没有一个。

侯：很惨啊。

颜：我看李天赐来讲，他是整家抓到剩下一个，他的太太。他的太太看见他其他的人都抓了，他自己去去被抓。本来他是没有抓到的，因为她全家都扫到光啊，所以她自己去投、去给人抓。最后她也被杀掉。

侯：被杀掉。有没有讲曾经看到或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

颜：没有。

侯：比较没有啦？只是这个抓的事情印象比较深刻啦？

颜：就是那天印象深刻咯。

侯：那天印象特别深刻啦？这样真的很幸运咯，刚好从家门口经过。

颜：对啊，他经过他没有停。

侯：他没有注意到是吗？

颜：我在楼上看吗，那个百叶窗我在楼上看，那个罗里停在我门口，后来看见军官的车在前面，他又往前走去军官那辆，我们就趁机从后巷逃走。

侯：哦。

颜：整家的人，十多个叻。

侯：十多个人哦？

颜：还有亲戚住在我们那边吗我们一起逃。

侯：这样后来…做么那天会在家里呢，不是讲在树胶原？

颜：树胶园就是说日本投降了以后，这边的…那个是投降了我们就搬下来咯。

侯：那时候日本兵还有在吗？

颜：没有啦，投降了没有。

侯：投降了没有了。可是你讲他来抓不是？

颜：他来抓是…

侯：之前？

颜：1942年的时候呢，42年大概一月多这样，他十二月七号还是八号来炸新加坡的啊，他大概是一月多他占领了麻坡，他就抓。

侯：哦，那时候你们还没有去树胶园躲。

颜：就是我父亲被抓了以后我们才搬去树胶园。

侯：就是你那时候去树胶园你父亲已经是被捉了？

颜：被捉了被捉了。

侯：哦。这样对汉奸的事情有了解吗？

颜：我们去树胶园是日本炸新加坡，我从新加坡跑回来，那个是 41 年十二月的时  
候，我们就搬到那个树胶园那边住。那么日本来抓我父亲是投降以后的，  
投降以后呢，日本军官叫马来人那个县长啊召集那些侨领会来开会，才在  
那个时候捉我们的父亲，那个是战后的。

侯：战后的啊？

颜：那个我们已经搬下来了，和平以后我们就搬下来了。我父亲是做麻坡的侨  
领，他们要开会就叫他们去开会咯，他搬下来第一天，第二天就被抓咯。

侯：哦。

颜：他被抓以后我们又在搬回去。

侯：哦，又在搬回去？

颜：搬回去 estate 了。

侯：这样那个时候日本兵还没有…还没有，因为我看他这边是写他进来麻坡就  
叫开会了是吗？

颜：进来麻坡就叫开会啦。

侯：就叫马来人骗…

颜：骗这些侨领去开会咯。

侯：骗他们去开会？

颜：对对。

侯：然后包括你的父亲啦？

颜：对。第一天就抓六个。

侯：然后接下来又继续抓？

颜：我看那个里面有写。

侯：啊，就有看到他讲他刚来麻坡就抓，因为他生气讲麻坡人捐太多钱了，然  
后帮忙打日本他不高兴，然后他就要抓你。

颜：对，因为他来开会的时候，他有叫那些侨领啊，捐钱，那么麻坡最有钱的  
叫做郑文柄，麻坡最有钱的，他第一个他只写二十五元，日本军官非常生  
气，你们筹款救中国的筹那么多，又是模范区。那么日本来叫你捐钱，第  
一个最有钱的，先叫他写，他写二十五元，所以他非常生气，当天就六个  
被抓。

侯：哦，可是他们不是当天被杀害啦这些？

颜：不是。

侯：侨领是被关着？

颜：被关，第二天又在捕六个，一共十二个，就…也有 Batu Pahat 也抓一些起来，一起去那边杀害。

侯：哦，这样那时候你是怎样知道这件事情？是有人跟你讲还是？

颜：被捉的时候我们都在啊。

侯：哦，都在？都知道了？

颜：都在，我们都一直希望说他能够放回来，这个礼拜里面啊我们都一直希望他能够放回来，里面还有一天是叫做天长节，大节日，我们希望是说那一天会被放回来，结果没有放回来，一个礼拜以后就捉我们，捉了以后我们就逃回树胶园里面。他只是那个时候抓，下令说捉，隔天他不睬，他也没有说这些人逃去哪里，要去捉，没有。

侯：他看捉到多少就是多少…就是你父亲被捉过后一个礼拜，他就来捉家眷了。然后他们被捉第二还是第三天就被杀害了那些侨领？

颜：杀害那一天我就不懂。

侯：不确定啦。

颜：你是讲家眷？

侯：侨领。

颜：侨领不晓得。

侯：侨领不晓得啦，只是后来就有发现…

颜：后来大概是那个送加兰那一带的人讲，有人在那边杀害，才知道。

侯：哦，那边的人跟人家讲，送加兰那边的人讲。

颜：送加兰路 Batu 再下去新山那边的路，Batu 到笨珍那边的路。

侯：我还想问，那时候对汉奸还是间谍有印象吗？

颜：这个是我听我父亲讲啦，正确不正确我不知道，化南…麻坡有两间学校，一间是叫中华学校，女校是叫做化南女校，化南女校听说那个校长是叫做王志学，志是志气的志，学是学校的学。他有一个好亲戚还是兄弟哥哥我不懂，叫做王敬耕，尊敬的敬，耕田的耕。这两个听说是懂得日本的。

侯：懂得日文的。

颜：啊，好象是日本的…

侯：帮手？

颜：替日本做事的就对了。

侯：哦。

颜：听说啦，我不知道是假的真的，我父亲经常有骂这两个人，正确不正确我不敢讲，这个那你不用写。

侯：哦。

颜：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侨领啊，姓黄的，吉凶的吉，甫…

侯：三点水那个？

颜：没有。

侯：哦那个那个。

颜：王吉甫他也是那个筹赈会里面的一员，不过听说这个有附敌叻。

侯：有什么啊？

颜：附敌。

侯：哦，跟敌人在一起？

颜：跟敌人有来往，交往。后来的华侨协会的会长就是他。这些侨领捉去了，他就是做麻坡的华侨协会，协一个心之旁三个力啊，华侨协会的会长。到战后呢，抗日军出来，他怕抗日军要对付他，所以就逃去新加坡。

侯：哦。

颜：时常在一个俱乐部那边出入，叫做吾庐俱乐部，我啦，好象是庐山的庐。吾庐俱乐部，他时常在那里出入，报纸上经常看到，他不敢回来。

侯：不敢回来？

颜：啊。到最后知道没有人会找他他才回来，结果他还是死在麻坡。

侯：为什么？生病死？

颜：老死啦！这个是我所知道的，不过他是不是间谍我就不懂，因为我父亲也时常骂这个。

侯：骂他？哈哈…

颜：这三个，王志学，王敬耕，黄吉甫三个。

侯：前面那两个是那个三的那个王是吗？

颜：王志学？王啊纣王的王。

侯：纣王的王。



颜：三化王。

侯：哦，三化王啦。另外一个黄色的黄啊？

颜：这些有帮那个后来来占领麻坡的那些日本人。

侯：有对话有交流啦？

颜：有来往。

侯：哦，有来往。

颜：这个是根据我父亲讲的，那么正确不正确我不敢回答。

侯：啊，可以。还想问是…

颜：你看看这个需要放下去吗，不需要你就不要放咯。

侯：好。

颜：你这个录音的可以删掉的，不重要的你就删掉咯。

侯：可以可以，好。那时候讲那个肃清啊，大肃清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指全部华侨还是他只针对华侨而已？

颜：大肃清啊？

侯：他有讲是那些有捐钱的中心人物啊，还是他是看到华侨不高兴他就杀害？

颜：这个不一定的，要看军人的情绪怎么样，好像新加坡啊，凡是有带眼镜的他当是文化…都是抗日的。有带眼镜的都捉去枪杀叻，新加坡，他占领新加坡的时候。你没有戴眼镜就不要紧，戴眼镜就捉去枪杀。

侯：啊？

颜：啊！

侯：因为你有文化啊？

颜：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抗日分子。

侯：在麻坡也是会这样咪？

颜：麻坡我就不懂，新加坡我有听讲。

侯：哦，那时候会有讲到啦？

颜：啊。凡是他肃清啊，他看见戴眼镜的，一定死。

侯：还有就是会讲日本话的啦，是不是有比较…

颜：讲日本话的人很少。

侯：很少啊？麻坡。他不会讲教你们讲？

颜：应该是不会讲。因为日本人来这边卖日本货来讲，他有一些讲马来话。

侯：哦，讲马来话的啊？

颜：应该是啊，他不会讲华语只好讲马来话咯。

侯：那些来这边做生意的日本人是间谍来的是吗听讲？

颜：有可能，因为他们那些前…那些日本打冲锋的那些，他们都有那些图画叻，有那路线的图啊，那个树胶园里面的那个园丘路他都有画在里面，所以他们一来的话，不走那个大路的。

侯：小路？

颜：小路。

侯：他很顺利咯他都知道。

颜：只有一两个月整个马来亚就失陷了。

侯：这样那时候报纸啊什么啊全部都停了咯？

颜：报纸到最后好像有…我不懂，因为我住在树胶园里面没有看报纸。

侯：所以那时候也不知道因为跑进树胶园。会不会讲他们会进树胶园找人？

颜：抗日军好像有一些、有一些…抗日军好像有一些简单的报纸。

侯：简单的报纸啦？

颜：抗日军好像有。

侯：这样那个时候没有生意做，也没有学校，生活都很苦？

颜：没有学校。刚刚开始有办几班的日文啊，好象读的人少办不成。

侯：日本人办的啦？

颜：谁办我就不懂，他有办日文课。

侯：日文的课。

颜：他短时间啦，一下子就没有了。

侯：哦，还有就是那个漳泉公会啊，讲有、日本人有用来做他们的…

颜：凡是开会就在那边咯。

侯：开会就在那边？有讲他们驻扎在那边做一个司令部还是什么吗？

颜：这个我我不很清楚。

侯：但是那时候他们骗侨领去的时候是在漳泉吗？

颜：是在漳泉。

侯：哦，是在漳泉啦。

颜：那时候召集那些人回去啊，我父亲和一个郑友川，他里面有一个叫郑友川，郑友川是住在我们树胶园里面跟我父亲很要好，所以逃难的时候他也跟我父亲在一起，他们两个是最后才下来，第二天就开会，他们下来因为我刚才讲，很多那些歹徒啊，英军留下来的那些枪械啊，他们拿去打抢，所以这边打抢那边打抢，我父亲因为家庭都在那边，怕我们受害，所以不得已才搬下来，搬下来第二天开会就被捉了。

侯：哦。

颜：他们两个是最后一天才下来的。

侯：他们已经是等到最后一天才下来啦？

颜：啊。开会之前的一天才下来。

侯：哦，这样那个时候是你父亲先躲进树胶园啦，你们还没有躲进去啊？

颜：我们一起一起。

侯：哦，一起。可是你们父亲又怕…

颜：我们搬上去，日本炸了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就搬上去，我父亲还是在下面嘛。

侯：啊，他会担心你们啦。

颜：嗯，有时候上上下下啦这样。

侯：哦。他又叫你们搬回来，结果就…

颜：最后呢多数是在上面啦，那么日本召集他们开会，不得已才下来。

侯：哦。

颜：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家庭上去，到最后比较迟他也是没有在麻坡了，他也在上面。

侯：也是去住树胶园？那个树胶园是麻坡地区的啊？还是 Bukit Pasir 那边？

颜：Gresik, BukitGambir 上去那边，玉射。

侯：哦，玉射。哦很远一下。

颜：玉射是 Bukit Gambir 再上去咯。你知道玉射吗？

侯：我看到报纸也是登，那边有写的…这样有没有听到讲麻坡那些，怎样讲啊，日本兵屠杀的状况？

颜：啊。

侯：有没有听说这些东西？

颜：什么？

侯：日本兵啊，进来时候他杀人的那种状况。有没有听到这种消息？有人讲这种东西吗？还是你们住在树胶园没有跟别的家庭交流？不会接触到别人的啦？

颜：很少。

侯：因为也是怕啊？

颜：很少。因为很少下来了啦，我们几段的椰子园。有时候下来，歇一个晚上就去收租金。

侯：哦。

颜：然后椰子园给人家去收获啦。

侯：哦。

颜：也是下来收集一些租金这样。

侯：这样应该是讲没有看过没有亲眼看过日本兵杀人咯？就没有讲你们遇到日本兵要跟他们鞠躬啊？

颜：很少看到啦。

侯：比较少遇到了啦？

颜：少遇到。

侯：诶，这样 uncle 你们家还算小康…还算比较有钱的家族了哦。

颜：嗯。

侯：还有的租园出去。

颜：嗯。

侯：还有一个就是讲每一次香蕉钱最后都会拿来烧，香蕉钱。那个日本兵的钱啊。

颜：投降的时候？

侯：啊，后期的时候。

颜：投降的时候他，我有听说日本这边，日本长官还是什么要找这些家眷啊，就是这样咯，讨好这些家眷啊，看看最后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帮他解脱。替他们讲话咯。

侯：哦。

颜：比如说有放着那个…怎样…家眷。

侯：哦。

颜：我们都不睬他的。

侯：哦，那时候他已经投降了啦？

颜：啊。

侯：这样那个时候你当时啦，你的心情是，你是以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还是马来亚的？

颜：那时候是我们应该算华侨啦。

侯：算华侨？

颜：是算华侨。

侯：会不会生气讲…

颜：那时候没有什么公民权啊，凡是中国人就是华侨。不管你出生在那边还是在这边，都算是华侨。

侯：哦。你有没有那种祖国情怀？

颜：当然有，不然…中国受欺负我们是中国人…

侯：就会、就会…

颜：每天都看报纸，报纸还有号外，特别的新闻就会出在那些报纸，时常都有这些号外。

侯：都拿来看？

颜：中国的新闻啊。有些不懂的字的，甚至有人围在一起，里面一个读那个报纸的新闻给他们听，他们不懂的看报纸，有很多人不懂看报纸。

侯：哦还会特地这样一起分享？

颜：啊，一起一起享受那些新闻啦。读那个中国的新闻给他们听。

侯：哦，那时候是日本兵还没进来的时候咯？

颜：上次是在那个联邦药房后面那个放车那个地方，时常坐那边围起来大家坐在那边听报纸。

侯：放车的地方？还有就是想问哦，会不会讲，呃，因为你们没有正面队上日本兵吗，但是有没有事后，就是战后啦，他们日本兵投降过后，有没有讲那些，听说到公审这个东西？公审。因为昨天吴天赐先生他有讲到公审，就是捉那些汉奸来审啊，有没有听说这个事情？

颜：有啊，有、有有那个华人如果在日本时期替日本服务的，那些好象抗日军下来有捉他们来。

侯：哦。

颜：捉来在那个场地那边审，要不要给他死？大家都要，给他死！结果捉去 Tanjong 那边，枪毙。

侯：枪毙啊？

颜：啊。在五马路那边公审。

侯：哦。

颜：大家在那边，他就问这些人应该不应该死，大家就说要他死，那么那几个住日本的侦探啦，就捉去 Tanjong 那边开枪打死。

侯：因为、因为他们之前帮日本做事啦？

颜：嗯！

侯：然后这些抗日军是一路向下来，来到麻坡帮忙的啊？是麻坡人吗？

颜：不一定啦。

侯：哦，参参。就帮忙捉这些人去…你那时候有参与吗？还是去看这个公审？

颜：有替日本服务的那些汉族啊，好像侦探啊，他们下来就，有的人告发他们就捉咯，捉了就在一个地方…

侯：公开的啦？

颜：啊，民众就在那里站着，靠近那个公审啊…公布汉奸害死什么人啊，害了多少人，他应不应该死，大家都举手，应该死，所以就捉去枪毙。

侯：你那时候有去到有看到吗？

颜：我是在外面，我没有去里面看。我在外面守门啊。

侯：哦。

颜：那一天，公审的时候，我是站在那个，五马路那个草场。

侯：公审一天而已啊？

颜：草场在外面我站在门口，我没有去听他们讲。

侯：一天而已啦公审？就是当天审完当天…

颜：公审了后应该处死，就带去…

侯：就带去 Tanjong 那个大榴莲那边啊？

颜：我是站在门口罢了，不算是…我没有进里面看，那么捉去那边枪毙我也没有跟着去。

侯：哦。

颜：我只是站在门口…

侯：站在门口他们有跟你讲里面怎样这样啦？

颜：听不到他们讲什么，就是知道大家举手咯给他死。

侯：哦，大概看他们就举手给他死这样？

颜：啊，这个不只是麻坡啊，Gresik 也是有，像这样的情形，公审那些。

侯：就是其他地方都会有公审那样？

颜：啊，巴西好象也是有。

侯：哦，那时候…

颜：Gresik 那边啊有一个被人家活活打死。

侯：啊？

颜：他是那边一间杂货店的老板娘儿子啦，他就为日本服务啦，做侦探啦，结果呢被捉的时候就在 Gresik，也是在那边公审，结果大家就拳打脚踢，踢到死啊！

侯：Gresik 算麻坡地区吗？

颜：麻坡的。

侯：玉射算麻坡地区吗？

颜：呃，日本刚刚投降，我还在玉射啊。差不多我们找到屋子了 才搬下来。

侯：才搬回来啦？

颜：嗯。

侯：然后那时候公审的时候都是华侨啊？

颜：公审的时候？

侯：那些其他种族不知道啊还是？

颜：他们好像没有看到，都是华人。

侯：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讲日本兵来麻坡的时候，会不会对华人比较残暴？就是他比较针对华人。

颜：我那个时候搬到 estate，我很少下来。所以我不懂。

侯：可是他抓那个华侨的时候，那个马来人警长有没有被抓？

颜：没有没有。

侯：只是那个马来人警长骗他们…

颜：马来人…没有听说马来人被捕、被杀这样。

侯：哦，没有听说。这样你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吗？感想啊…不会觉得有什么，那时候心情…然后到现在。觉得日本应该为这件事情类似负责任吗？

颜：到现在，当然我们看日本的新闻，心里面一定不很爽。好像最近的那个什么那个日本的首相还是什么，高桥什么，他不是要修改宪法咯，将那个自卫队当作国民军咯，可以到外国去开战略。本来他的宪法只是日本自卫队只能够防守日本不能够出国的，现在他要改宪法，要增加这个什么保安法令咯。今天跟昨天…他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今天是在参议院那边，在审查看看要不要通过。人民是反对，不过他的立法议院跟众议院都是他们的党的人，所以他们当然要通过，不过人民是反对。

侯：意思就是如果他改了这个宪法，他的兵队就可以出来打人？

颜：啊？

侯：打别的国家了啊？就是他要改成这样的宪法啦？

颜：他战争失败投降了以后，他的宪法就修改，说不要有这个国民军，不要派兵到国外。兵只是自卫的，在自己国家里面，他现在国家比较强一点，经济比较好，他就要…他不承认他的罪恶。

侯：啊，不承认？

颜：他不承认。德国承认，德国赔款，德国全部承认，日本不承认。

侯：就是日本不承认。

颜：到现在为之，只有几个啦，一个叫做村山什么，那个是口头有道歉。

侯：哦。

颜：不过啊他最近还在吗骂这个、那个现在的首相。讲他这样做不对，他有讲。昨天的电视还有讲。

侯：有提到这些？因为我们对这些…



颜：对日本我们心里当然还有很不愉快，好象他们的球队胜利啦，我们也不高兴。

侯：球队胜利你们也是不高兴啦，可能因为以前这些事情你们经历过。

颜：好象日本车，我就不用日本车。

侯：不用日本车啊，真的啊？不用的啊？完全没有买过？

颜：我没有买日本车。

侯：哦，抵制日货。

颜：知道的我就不买了。

侯：哦你知道是日本的东西你就不买？以前呢都会是这样吗？

颜：战后很多都是这样咯。

侯：战后会讲不要买日本的东西？

颜：日本有的话，你参考里面有很多啊。

侯：嗯，好。还有一个问题是，那时候你父亲被，就是被宣召去开会的时候哦，其实你们是有知道，应该是不知道日本兵是要骗去抓人的是吗？

颜：不知道。

侯：是不知道的啦？

颜：不知道。那些去开会的人，相信也不会知道。当开会时候又叫人家捐款，啊人家那个郑文柄，最富有的六个常委里面的一个，他只出二十五，其他二十、十块这样，日本大发脾气，军官。

侯：哦。日本大发脾气。这样他是故意，日本兵讲要捐款的名义是要捐给他们国家是吗？

颜：他们的军队，因为哦，你们捐给中国的捐那么多，看这次你捐多少，故意的。应该是故意的。

侯：哦。

颜：那个新闻报纸朝日新闻他说你们出这么多钱，有登载在那个，这边的人出钱，有登在日本朝日新闻那边。他那个你们出那么多，现在叫你出你出二十五块。

侯：哦，就生气就讲。

颜：所以那个报纸都有登麻坡的事情。

侯：很久以前的？

颜：恩。

侯：这样就是后来，就是那个开会中间有回来的人讲这件事情回来啦？就是他们开会被抓，捐款的事情。就是谁讲的？

颜：被抓的六个后来有两个给放出来。

侯：哦，有两个人放出来，没有事情啊后来？

颜：一个叫做林昭英，一个叫张开川。这两个放回来。

侯：他们后来有再被捉去吗？

颜：这个林昭英，因为他的隔壁是一间日本的药房，然后他跟他很要好。

侯：认识的啦？

颜：那个保出来。这个张开川，怎样出来我就不懂。有两个给他放出来。

侯：哦就放出来，后来有再捉吗？

颜：后来不晓得有没有再捉我不懂。

侯：是他们出来讲这件事情啊还是？

颜：两个人放出来不懂的后来有没有人再捉回去这个我就不记得。

侯：哦。

颜：但是放出来两个我记得。

侯：但是开会的事情哦，开会这些里面内部的消息哦，是谁讲出来的，是谁知道？谁讲开会的时候有怎样啊？

颜：因为开会的时候多啊，开会的时候筹赈会的都去很多啊。被捉的很少个，那么其他的放出来的就讲咯。讲那个开会的情形和出钱的情形。几个被捉也他们讲咯，不然哪里知道他们被捉。

侯：哦，虽然有很多一起去，但是只捉六个，六个里面又放哦两个回来。

颜：那个筹赈会的委员大概有其他的啦。

侯：那些就没有被捉啦？

颜：没有被捉。

侯：后来也没有？

颜：没有，他是捉那些理事，常务理事和理事。

侯：这样这些筹赈会是麻坡自己的是吗？玉射他们有自己的啊？

颜：麻坡的，全麻属，不止是麻坡，全麻属。

侯：这样子巴西那些也算咯？

颜：也算。

侯：这样刚刚 Uncle 你讲那个杂货店老板的儿子也算咯，活活打死那个是在玉射是吗？刚刚你有讲一个，在公审的时候啊，Gresik 那边啊，是玉射吗，那个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因为跟日本服务然后被他们打死。

颜：杂货店啊？

侯：因为你讲 Gresik 也算麻坡区吗？

颜：我看你不要写啦。

侯：因为只是可能要对一下而已这样。

颜：是啦，我看你不要写啦。如果你认为不重要的，去掉。

侯：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躲到山上去啦？可以这样讲吗，大多数人都躲在山上？

颜：如果有园地的，当时是搬到园地那边。日本时代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的。

侯：哦，种东西？

颜：种树薯番薯当作食粮。

侯：没有米？

颜：米啊…我们一个家庭七、八个人，只有那个香烟罐办罐的，只有半罐的米，其他的砍一段一段树薯，和米在一起煮啦。

侯：哦。这样还蛮…我们真幸福。呵呵…

颜：杀鸡就有，因为自己养鸡。猪肉要新年的时候才买，自己养自己买自己吃。

侯：自己种东西，自己养鸡，自己吃，比较少下山了。因为很多都好象去山上，怕是吗？其实躲去山上是怕被日本兵捉去是不是？

颜：其实山上你有园地，你那边可以耕种，你住在麻坡如果没有生意做你做什么，

侯：但是这个…

颜：有园地的都跑去园地了啦。

侯：都跑去园地啦？这些都是华侨，园地都是自己买的是不是？

颜：自己的，小园主。

侯：有遇过讲飞机吗？有看过飞机经过…

颜：有飞机经过。

侯：经过而已啦？没有放炸弹？

颜：我们园丘是大园丘，一千多，临近也有另外一个园丘，一千多…日本飞机掉在那边。

侯：整个飞机掉在那边？

颜：对，整个飞机。

侯：这样你有去看吗？

颜：没有。

侯：哦，你听到他们讲啦？

颜：嗯。

侯：这样应该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Uncle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要分享吗？

颜：其实只是住在 estate 三年八个月很少下山，所以麻坡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懂。

侯：所以你是对筹款爸爸被捉和你们家里差一点被抓印象很深刻而已。

颜：那么捐款的事情那时候，所有的华人都要捐款的，也不能买日本货。

侯：强制的啊？

颜：日本店啊，日本开那个店…上次就是日本的店，对，好象 Mini Market 这样，如果华人去买东西啊，你跟他带回去你家里会被喷那个黑漆。偶尔要罚款，罚款好象是五块还是二十五块我都忘记了。

侯：罚给谁？

颜：筹賑会。

侯：他来管你们啦？

颜：要那个买日货的人…

侯：来赔钱？

颜：罚他钱。

侯：哦。

颜：过后他的家会收到泼黑漆。

侯：所以是强制性全部华侨都不可以买日货？

颜：对，那日本店只有做马来人生意。

侯：哦，只做马来人生意？

颜：那印度店也有很多卖日货的，所以华人也不敢去买。印度店的东西，怕买到日本货。

侯：一买到就会好象全部华人看不起你这样？

颜：对，我们的佣人去巴刹买鱼，跟马来人买到日本鱼，回来罚款五块钱。

侯：日本鱼都算啊？

颜：日本鱼马来人卖的，不懂买到日本鱼，那个负责这个禁止买日货的华人，跟来，看到他买。

侯：哦看到啦。

颜：看到所以跟来，跟到我们店里面就罚款。

侯：罚五块很多钱一下，那时候。

颜：那时候五块很大。

侯：然后你们就不敢，就很小心了咯。是不小心买到是不是？

颜：那时候餐馆的面一碗才两毛钱，吃东西统统是一分钱一分钱，咖喱饭三分，果条三分，都是三分五分一份这样啦。

侯：五块真的很多这样子。

颜：啊。

侯：所以日本的货都不能买，捐钱是每个人都要捐，不然会觉得没有面子是吗？

颜：什么？

侯：没有脸没有面子。捐钱啊，是如果你没有捐人家都会知道你没有捐，那个徽章…

颜：每个都有啦。

侯：后来每个丢掉了是不是那个牌？

颜：应该是丢掉了啦。

侯：日本军进来之前…

颜：应该是丢掉了。

侯：因为不要给他们…

颜：我不记得学生有没有挂啦，大人一定有挂。

侯：每一个都有？男的女的都有吗？

颜：女的就没有啦。

侯：哦，女的就没有。

颜：那时候重男亲女，呵呵…

侯：所以女的不用捐？

颜：当然你要捐他也很欢迎啊。

侯：哦。但是他没有要你一定要捐。大多数是男的捐啦。这样那时候女的会有讲出门吗？

颜：女的啊？

侯：因为我好像听讲女的要出门要扮成男的啊？

颜：哦，那个时期日本时代怕被日本捉去，所以暂时的女扮男装，一个短时间。在日本兵刚来的时候，后来就没有了，一个短时间。要穿男人的衣服。

侯：是不是讲女的都比较没有出去，都市男主外女主内？

颜：对啊，好象我的母亲那个时候三十多岁四十岁，我的母亲是在后面绑一粒发髻，像那个现在的戏古代的发髻。那么三十多岁穿的衣服啊，裤子是黑的，衣服是深蓝色的。

侯：这样暗啊？

颜：没有穿花，有花纹的衣没有，她三四十岁罢了。

侯：不可以穿有花的衣服？

颜：很少。

侯：因为会被人家笑是吗？

颜：那时候二三十岁才能够穿那个花衣啊。

侯：哦。

颜：祖国来的三四十岁穿的衣服像老妇人的衣服了。哪里有像现在的八十岁穿到大红大绿。从前啊你看三四十岁很少出门，像我母亲来讲，去布点去买布就有，没有出门的。

侯：没有出门？就是像还是在中国这样深闺妇女这样。

颜：住在楼上，没有下楼，只是在楼上。

侯：你们开店他也没有…

颜：很少出门，出门了就是去布点买布来做衣服，就是这样。其他都是佣人做的。

侯：哦。就只是买衣服。

颜：买菜煮菜，洗衣服都是佣人做的。

侯：哦。

颜：那时候是永春人，四十多岁的都是缠脚的。后来放开，那个脚还是小小嘛。

侯：三寸金莲还有啊？

颜：那时三四十岁的都是短脚的，三寸金莲。永春的女人。

侯：永春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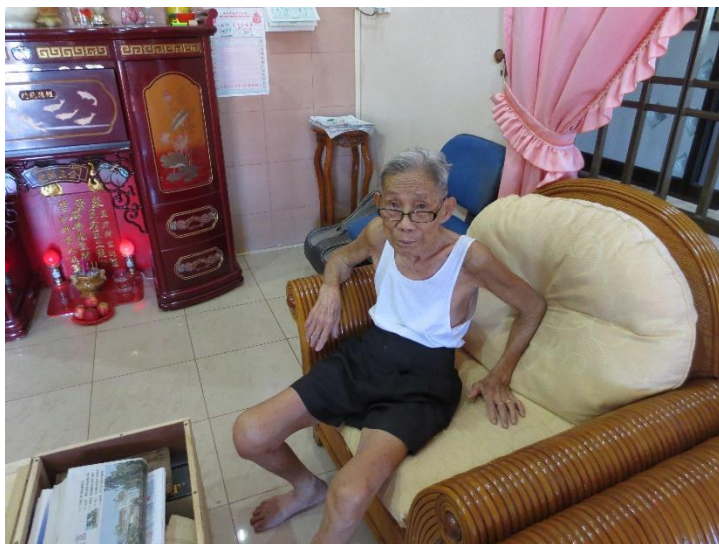
颜：外籍的好象海南潮州没有的啦，只是永春的最多。

侯：看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或是我有什么问题，看你方便时我再联络你，可以吗？

颜：可以啊，我每天都在。

## 附录（五）照片

照片一：范仕铜（摄于 2015 年 6 月 3 日）



照片二：吴天赐（摄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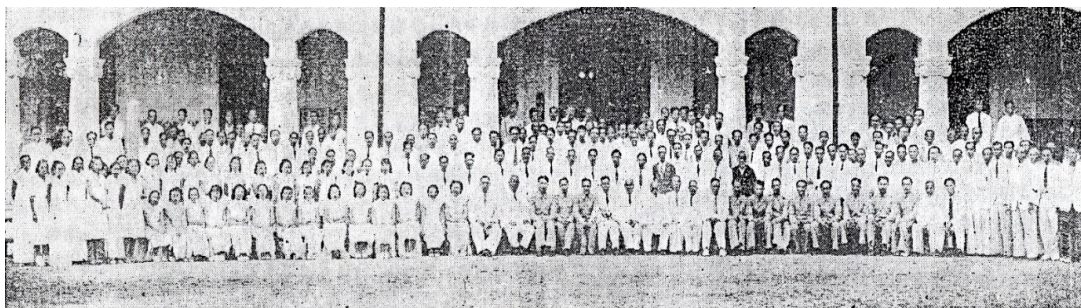


照片三：颜其仁在访谈中，回忆当时情景。（摄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



照片四：〈造成筹赈献金最高纪录之麻华救济会全体职员与武汉合唱团之合影〉

（照片转引自郑昭贤，《中化历史长河》，页 169。）



◁ 影合之團唱合漢武與員職體全會濟救華麻之錄紀高最金獻賑籌成造 ▷

照片五：漳泉公会-当年的筹賑会侨领被呼叫在此开会，结果被捕，最后被杀害。（摄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



照片六：图为旧时丽士电影院，今被租借于电器店。（摄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



照片七：图为电影院内部新民舞台布幕。（摄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

